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1 December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

所附第 1295 (2000) 号决议所设安哥拉制裁监测机制的最后报告已提交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哥拉问题的第 864 (1993)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兹将该报告分发给联合国会员国参考。第 864 (1993) 号决议的制裁委员会正在开始审议该报告，然后该委员会将把该报告正式提交安全理事会。

附件

2000 年 12 月 21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哥拉问题的第 864 (1993) 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4 月 18 日第 1295 (2000) 号决议所设安哥拉
制裁监测机制的最后报告 (见附文)。

请将本函及其附文分发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参考，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印发
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哥拉问题的
第 864 (1993)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保罗·海因贝克尔 (签名)

附文

安哥拉制裁监测机制的最后报告

目录

	段次	页次
一. 导言	1-23	6
A. 监测机制的任务	1-2	6
B. 监测机制的背景	3-4	6
C. 工作方法	5-7	7
D. 关于目前安哥拉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分析	8-19	7
E. 必须维持对安盟的制裁并改进制裁的实施工作	20-23	9
二. 在军火和军事装备方面破坏制裁	24-31	9
A. 专家小组的结论概述	24-26	9
B. 对出口程序的意见	27-28	10
C. 对于进口程序和做法的意见	29	10
D. 对于最终用户证书格式的意见	30-31	10
三. 监测机制对于军火和军事装备的调查结果	32-49	10
四. 监测机制的分析和结论	50-61	17
A. 军火出口方面	50-53	17
B. 从保加利亚出口的军火和装备	54	17
C. 伪造的最终用户证书	55-56	17
D. 来自布基纳法索的最终用户证书	57	18
E. 乌干达和卢旺达武装部队同安盟之间的军事合作	58	18
F. 政府部队缉获的安盟装备	59-61	18
五. 剖析军火商的项目的现况	62-63	18
六. 同瓦塞纳尔安排之间的合作	64	19
七. 有关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制裁	65-69	19

	段次	页次
八. 安盟驻外机构和安盟高级官员及其成年亲属的旅行和居留	70-110	19
A. 安盟驻外机构的重要性	70	19
B. 专家小组的报告的影响	71	20
C. 消息来源	72-73	20
D. 安盟驻外机构	74-75	20
E. 各机构的任务	76-78	21
F. 安盟在安哥拉境外的活动	79	21
G. 欧洲	80-87	22
H. 北美	88	23
I. 非洲	89-110	23
九. 运输在破坏针对安盟的制裁方面所起的作用	111-144	27
A. 概览	111-119	27
B. Victor Bout 的简介	120-122	29
C. Air Cess 公司历史简介	123-131	29
D. Air Cess 公司的当前概况	132-137	30
E. Victor Bout 的组织	138-143	32
F. 飞机注册	144	34
十. 制裁钻石贸易与财政资产	145-223	34
A. 关于钻石的背景情况	145-148	34
B. 情报来源和证据	149	35
C. 积累收入用于战争	150-153	35
D. 宽果河谷的开采: 宽果采矿公司和德德克斯兄弟	154-161	36
E. “沃森”的真实身份	162-165	37
F. 安盟的目前的开采业务	166-170	38
G. 安盟钻石生产的价值	171-172	38

	段次	页次
H. 安盟钻石交易	173-179	39
I. 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关系	180-181	40
J. 与南非的关系	182-189	40
K. 赞比亚	190	41
L. 卢旺达和乌干达	191-193	42
M. 追踪交易情况：钻石交易中心提供的证据	194-202	42
N. 统计资料提供的证据	203-206	44
O. 原产地对来源：必须执行原产地证书制度	207-209	44
P. 安哥拉单一渠道收购系统	210-213	45
Q. 安盟的金融网络结构	214-218	45
R. 旨在提高制裁执行工作效能和效率的措施	219-223	46
十一. 建议	224-245	46
A. 关于武器和军事装备	226-231	47
B. 关于旅行和代表性	232-234	47
C. 关于钻石和金融	235-238	47
D. 关于运输	239-243	48
E. 维持制裁的效能	244-245	48
十二. 结论	246-254	48
附件 A 收缴的军事物资和装备清单		50
附件 B 安盟高级官员及其直系亲属名单		52

一. 引言

A. 监测机制的任务

1.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4 月 18 日第 1295(2000) 号决议提交的。安理会该项决议设立了安哥拉制裁监测机制，为期六个月，并规定其任务是：

(a) 就违反 1993 年 9 月 15 日第 864 (1993) 号、1997 年 8 月 28 日第 1127 (1997) 号和 1998 年 6 月 12 日第 1173 (1998) 号决议所载措施的指控收集其他有关情报并调查有关线索；

(b) 对安全理事会 1999 年 5 月 7 日第 1237(1999) 号决议设立的专家小组提出的任何有关线索进行调查，包括访问有关国家；

(c) 建立一个旨在提高制裁执行工作的效率和效力的机制。

2. 该监测机制的五名成员是：

主席胡安·拉腊因大使（智利）

莱娜·松德大使（瑞典）

克里斯廷·戈登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詹姆斯·曼佐先生（津巴布韦）

伊斯梅拉·塞克先生（塞内加尔）

B. 监测机制的背景

3. 安全理事会依第 864(1993) 号、第 1127(1997) 号和第 1173(1998) 号决议对若纳斯·萨文比领导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实行制裁，以便通过要求安盟遵守它在签署 1991 年《比塞塞和平协定》和 1994 年《卢萨卡议定书》时承诺履行的义务，和限制安盟采用军事手段达到其目的的能力，来促进和平解决安哥拉的长期冲突。这些制裁禁止向安盟出售或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向安盟提供石油产品和购买安盟控制地区出产的宝石；要求冻结安盟的银行帐户和金融资产；规定要关闭安盟的代表机构并限制安盟高级官员及其成年直系亲属的旅行。

4. 为加强这些制裁的实施，安全理事会 1999 年 5 月 7 日第 1237(1999) 号决议设立了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并授权它查明违反对安盟的制裁的途径、违反制裁者及提高制裁效力的方法。专家小组在其 2000 年 3 月 10 日提交安理会的首创性报告(S/2000/203)中提出了它有关违反对安盟制裁的途径的调查结果，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制裁制度提出了大量建议。

C. 工作方法

5. 安哥拉制裁监测机制的工作有两个出发点：专家小组的报告和安哥拉目前的实际情况。它努力调查由小组提供但因时间不够未进行调查的线索。一个目标是力图进一步了解安盟与不法军火商和运输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军火商和运输商出于利欲和贪婪，而不是思想意识，在武装安盟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另一个目标是根据目前情况审查有关制裁、制裁实施情况和制裁的重要性。

6. 监测机制同意在进行调查时使用严格的证据标准，把指控提交有关各方，以便让其行使答辩权。监测机制还认为，它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必须使国际公众舆论了解安全理事会关于安盟的制裁所起的作用，尤其是监测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在这方面，除其他活动外，监测机制建立了一个网址，内有关于它的工作的信息以及可以同监测机制联系的电子邮件地址。

7. 监测机制承诺定期同专家小组举行协商，处理同类问题，并在必要时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哥拉问题的第 864 (1993)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通报其工作。

D. 关于目前安哥拉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分析

8. 1996 年下半年至 1998 年 5 月这一期间的特点是安哥拉的政治局势有积极的进展，进展的高潮是 1997 年 4 月成立了民族团结政府。共有 70 名安盟成员担任议会议员，并有一些安盟高级军官加入国家军队。安盟发表了两个关于非军事化的声明。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而易见的是，若纳斯·萨文比利用卢萨卡和平进程对安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重新武装，并把许多安盟战士藏匿起来，准备发动一次重大进攻。

9. 在这一期间，安盟建立了很大的常规作战能力，主要是在中部高原地区。在建立常规战争机器的同时，它在安哥拉大部分地区还有游击队，而且在以下地区的人数尤其为多：北部的威热和马尔热省、西部的南宽扎和北宽扎省、东部的莫希科省和南部的宽多库邦戈省。1998 年 12 月，在政府夺取安杜洛和拜伦多安盟据点的企图失败后爆发了常规战争，暴露了安盟进行备战的程度。

10. 1999 年 9 月，政府在中部高原地区发动一次重大进攻，除其他外，攻占了安盟的重要据点安杜洛和拜伦多，迫使若纳斯·萨文比逃亡；此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安盟在这次政府进攻中丧失了它的大部分常规作战能力。安杜洛和拜伦多是安盟的指挥和后勤结构的中枢。丧失这些城镇和失去对高原其他地区的控制对萨文比先生是一个严重打击。失去安杜洛的通讯中心打乱了安盟的指挥结构，尽管这是暂时的，但它影响了安盟在全国的军事能力。

11. 这一进攻还意味着安盟丧失了一个关键的宝石开采区，尤其是蒙戈、恩哈里和宽扎河附近的矿区，使安盟的收入减少。丧失安杜洛还意味着安盟丧失了一个

销售宝石的安全基地。安盟后来部分恢复了它的通讯能力，并改组了它的指挥结构。

12. 政府军在限制了安盟的常规作战能力后，继续试图夺取纳米比亚边界附近剩余的主要安盟据点，包括在贾姆巴的前总部。1999 年攻占了贾姆巴。纳米比亚边界沿线的局势目前仍然不稳定，据称安盟在这一地区埋设防坦克地雷和杀伤人员地雷。但现有的情报表明，安盟有关部队的人数不多。

13. 政府军还抵达赞比亚边界，包括在卡宗博的主要供应基地。在过去几个月中，在北部的威热和马拉热省，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在罗安达省北部，交战更加激烈。

14. 交战致使大批难民流入纳米比亚、赞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并继续使安哥拉境内有大批人流离失所。

15. 因此，看来政府军已摧毁了安盟的大部分常规作战能力，并大大限制了安盟在不同地区的其他作战能力。在 1999 年 9 月政府发动攻势前，还可以谈论安盟控制地区，而现在，在安盟只是一支反叛力量的情况下，这样说就不那么贴切。采用政府控制下的地区或不在政府控制下的地区的说法似乎不能很好地反映目前的情况，因为在一些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安盟仍然可以活动。

16. 实地情况发生的这些改变构成了监测机制开展工作的背景，并决定了其工作的重点。专家小组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调查安盟为打一场常规战争进行了大规模重新武装并在其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常规战争及战争后果的情况，而对监测机制来说，除了继续审议小组报告就出售和运输武器和燃料提出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外，其工作的重点有所改变。

17. 在监测机制开始工作时，不清楚安盟在何种程度上还能继续进口燃料、武器和弹药到其作战地区，即不清楚安盟是否还有简易机场或其他通讯手段和安全的供应路线来进口这些物资。甚至不清楚安盟是否需要很多燃料，因为不知道安盟是否还拥有车辆和重型装备；也不知道如果安盟仍有这些装备，出于安全或地形方面的原因，这些装备是否仍然可以使用。

18. 这些问题从来没有获得完整的答复，哪怕是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实地的军事局势的改变无疑大大限制了安盟接收装备和燃料的能力，并减少了安盟对它们的需要。安盟的常规作战能力被摧毁，它重新采用游击战术，它丧失机场/简易机场和安全区，撤离由它控制的城镇并重返丛林等情况，都支持这种推论。此外，对安盟的制裁增加了向安盟供货的风险，并增加了安盟要支付的费用。

19. 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不管安盟当今情况如何，与 1999 年底时相比，它的能力大大削弱。不能排除弹药和小武器仍然在进入安哥拉的情况。仍然从赞比亚进口少量的燃料。收到的所有情报都表明这一点。但情报也表明，进口物品的

数量不大，而且物资常常是由安盟用人力步行运送过境。监测机制也接获有关简易机场的报告。

E. 必须维持对安盟的制裁并改进制裁的实施工作

20. 安盟对武器和燃料的采购明显减少以及采购的性质有所改变并不意味着制裁在这些方面不再起作用。也不能将安盟开采宝石能力下降视为理由，而不继续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来剥夺安盟这一获取收入的途径。历史表明，若纳斯·萨文比是一个扭转局势并东山再起的能力极强的人。上文已表明萨文比先生在 1994 年遭惨败后如何利用卢萨卡和平进程恢复实力，在 1998 年复出时装备了更好更重型武器。监测机制可以阐述他是如何利用开采宝石来支付重新武装的费用的。不应低估这一能力。制裁以及制裁的实施和监测工作对于协助确保不再发生这种情况至关重要。

21. 由于进行宣传和开展“揭露和公布于众”的运动，安盟的传统盟友和军火供应商和供应渠道变得不那么积极。我们预计安盟将寻找新的意想不到的朋友，寻找更隐蔽更完善的途径来规避制裁。与以往一样，一些军火中间商和军火商可能抵御不住宝石的诱惑，因此必须保持警惕，继续监测制裁安盟的制度，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22. 如果没有它在世界各地的代表和代表机构组成的结构，安盟是不可能重新武装和维持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并继续筹供其经费的。尽管许多国家采取措施关闭安盟的代表机构，这些结构已得到改组且丝毫未损，甚至可能因设立一个新结构而得到加强。这一新结构据说是由更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并且在需要时到处旅行的安盟官员组成的。如上所述，再也不能安全地使用安杜洛或其他安哥拉城镇意味着所有旨在维持安盟军事机器的交易几乎都要在安哥拉境外进行。对安盟代表机构和安盟高级官员的制裁旨在阻止这些支助结构维持军事机器，使其不能为此出售宝石，进行必要的采购和进行必要的金融交易。

23. 除了这些结构外，安盟还利用其他结构提供的服务。这些结构通过冲突、非法的军火和宝石交易，并至少是通过非法物品的运输获利。它们通过设在许多国家中的庞大网络活动，常常不遵守有关国家的法律。介入这些活动的人和公司对于助长战争和冲突起了重大作用，应予以揭露，并应阻止他们继续进行活动。

二. 在军火和军事装备方面破坏制裁

A. 专家小组的结论概述

24. 专家小组结束调查后提出了一份报告（S/2000/203），其中广泛地说明了安盟以何种方法破坏安全理事会制裁逐步建立相当强大的军事能力。报告中着重指出保加利亚和乌克兰境内的军火供应商在向安盟供应军事装备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报告中并指出到 1997 年为止扎伊尔等国及其后多哥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在提

供采购军火所需有关证明文件，即最终用户证书，以及武器储存和运输设施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报告最后还提到个别军火中间商在采购环节中的积极参与情况。

25. 监测机制决定高度优先调查专家小组的报告中所述军火和军事装备方面的违规情事以及追查原有线索和新线索。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机制广泛地访问了小组报告中所提到的国家及其他国家来追查这些线索。监测机制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及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26. 监测机制在处理制裁制度与军火有关的部分的问题时，充分考虑到进出口程序在防止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864（1993）号决议将军火转移给安盟方面的效力这个关键性问题。

B. 对出口程序的意见

27. 监测机制审查了专家小组的报告所述军火生产国的出口程序。事实上保加利亚和乌克兰等国制定了有关军火和两用货物各个方面的各种法律。各国通过有政府各有关部门参与的制度管理现行法律的执行工作。对于这种制度的各级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28. 总的说来，两国的政策、程序和做法都充分考虑到有关国际公约、瓦塞纳尔安排中所定的准则和标准和《欧洲联盟行为守则》，特别是有关防止转移的保障措施。这些看法也适用于罗马尼亚。

C. 对于进口程序和做法的意见

29. 多哥和布基纳法索的进口程序似乎没有任何特定法律可以遵循，甚至不受任何职责分明的机构管制。总的说来是由国防部长负责主持进口军火最终用户证书的颁发。可将这一权力下放给陆军参谋长。

D. 对于最终用户证书格式的意见

30. 监测机制注意到，最终用户证书仅仅采用行政机关来往公文的形式，印有政府机构抬头的信笺上除了公章、盾徽和颁发机构的签字外别无其他安全标识。

31. 监测机制注意到，一些东欧军火生产国不熟悉有关国家的官方文件，此外还缺乏适当的军火进口管制框架，这两点造成困难，削弱了整个进出口程序。

三. 监测机制对于军火和军事装备的调查结果

A. 保加利亚

32. 保加利亚政府通知监测机制说，1996 至 1998 年期间，保加利亚军火制造商根据从多哥提出的最终用户证书出口了大量各种类型的武器。

33. 保加利亚当局提交监测机制的证明文件包括 18 份以多哥为起源国的最终用户证书。在提出的 18 份最终用户证书中，九份已得到全部或部分执行，另九份则据当局说是因为缺乏保证金而全然没有得到执行。

34. 监测机制初步审查了几份以标志代替起源国的有争议的最终用户证书，发见了下列不一致之处：

(a) 同一份证书中使用（法、英）两种不同的文字；

(b) 日期模式（几份最终用户证书都注有同一日期）；监测机制向该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后得知这种情况是出口涉及好几个公司这一点造成的。

**（1997 至 1998 年期间）根据上述最终用户证书从保加利亚出口了
下列军事装备***

炮兵和导弹系统

ZU23-2 型高射炮	20
122 毫米有推进装置的火炮（2CI）	18
RPG-V7 型反坦克火箭	6 300
RPG-7V 型反坦克发射装置	500
STRELA-2M 型防空导弹	100
STRELA-2M 型导弹发射器	20

步兵

RPG-7V 型火箭炮	1 000
82 毫米迫击炮弹	20 000
AK47 M1 式冲锋枪	790

弹药

122 毫米 2CI 整发弹	1 896
30 毫米 2A42 HE 整发弹	5 000
7.62×54 毫米子弹	2 000 000
7.62×39 毫米子弹	6 000 000
5.45×39.5 毫米子弹	4 000 000

* 装备总值约为 1 400 万美元。

AK47 弹匣	5 000
30mm VOG-17	25 000
40mm VOG-25	25 000
30mm VOG 25	5 000
5. 45×39. 5 毫米整发弹	2 000 000
125 毫米 T-64B HE 整发弹	340
SPG-9 型反坦克榴弹发射器	200
PG-9 型反坦克火箭	3 000
SPG-9 型反坦克榴弹发射器	50
7. 62 毫米 PK 机关枪	400
9×19 毫米子弹	100 000

35. 出口这些装备的保加利亚军火供应商是同在直布罗陀注册的 KAS 工程公司驻索非亚的代表订约承办出口事务的。据说 KAS 工程公司已向保加利亚提出最终用户证书，并提出宣誓证明授权其代表代表多哥政府行事。审查与这些交易有关的发票和付款证明的结果表明所有款项都由（直布罗陀）KAS 工程公司支付。

36. 其后的调查结果表明，最终用户证书有一些是通过来自多哥的一次航班的机长送交（直布罗陀）KAS 工程公司的代表，另一些则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以快邮递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后得知，快邮是由 Victor Bout 先生发送的。至于交易款项的支付，代表说，他是通过标准特许银行帐户转拨的款项得到付款的（细节不详）。

37. 保加利亚当局通知监测机制说，除了唯一的例外情况以外，这些武器主要是由 Victor Bout 所拥有的 Cess 航空公司从保加利亚的布尔加斯机场运送的。监测机制得知的唯一的另一家运输公司是 Pollet 航空公司（POT），设在俄罗斯联邦沃罗涅日的一家合股公司。

38. 调查运输上述武器的 38 次班机的航线的结果表明，多数班机途经内罗毕和喀土穆机场，直接飞往东非和中非，所示最终目的地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杜或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姆万扎。38 次班机中有一次班机从布尔加斯途经开罗和洛美飞往所示最终目的地南非约翰内斯堡。本机制已致函有关国家，要求它们就这些班机提出评论意见。下图标明 Cess 航空公司的航线。

插入图片

B. 罗马尼亚

39. 罗马尼亚当局通知监测机制说，1996 至 1999 年期间，该国的一些公司根据从多哥和布基纳法索提出的最终用户证书出口了军火。罗马尼亚当局提交监测机制的最终用户证书列有多哥和布基纳法索两个起源国。所有提交监测机制的证书都已充分执行。

根据上述最终用户证书出口了下列军事装备：

罗马尼亚对多哥的出口（1996 年）

日期	类型	数量	以美元计算的费用
28/3/96	7. 62 毫米 冲锋枪	2 000	156 000

罗马尼亚对多哥的出口（1999 年）

类型	数量	以美元计算的费用
7. 62×54 PKNS 式机关枪	200	276 400
7. 62×54 子弹	2 000	180 000
40 毫米 RPG 7 型发射器	40	29 600
40 毫米 OG 7/40 型 HE 火箭	80	3 520
7. 62×54 PSL 式半自动步枪， 配有 10 个弹匣	2	1 260
共 计	2 322	490 780

40. 1996 年根据从多哥提出的最终用户证书采购了军火，经纪为在以色列注册的 Starco 投资和贸易公司。这批军事装备是由（保加利亚 Avia 航空公司）MRV/601 号班机运送的，其标签标明为“技术装备”，所示目的地为洛美。1999 年运送的这批装备的经纪为东欧航运公司，该公司设在巴哈马，在欧洲的代理为设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家公司——国际贸易投资有限公司。这批标为“技术装备”的装备由巴拿马的“Kuraka”号货船运送，所示卸货港为洛美。

罗马尼亚对布基纳法索的出口（22/03/1999）

类型	数量	以美元计的费用
7. 62×30 毫米 SA 177 STRELLA 子弹	999 600	84 966
2A 94 (917232 M)	40	124 000
STRELLA 发射器	10	20 000

41. 罗马尼亚当局通知监测机制说, 从罗马尼亚运往布基纳法索的装备的经纪为 Armitec, 总部设在塞浦路斯纳卡的一家公司。这批装备由 Acvili 航空公司的一次班机运送, 所示目的地为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

C. 乌克兰

42. 乌克兰政府通知监测机制说, 乌克兰政府或该国任何私营公司都从未根据从多哥或布基纳法索提出的证书出售军火。

D. 多哥

1. 最终用户证书

43. 监测机制首次访问多哥期间从多哥当局得知, 在保加利亚出现的 18 份最终用户证书并不是它们签发的。但是它们承认曾于 1997 年 7 月签发一份最终用户证书, 该证书由 (当时的陆军参谋长, 也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 Assani Tidjani 上校签署, Tidjani 上校签署了该证书后将其转交安盟的一位代表, Moises Marcelo Dachala 先生, “Karrica”。

2. 在多哥缉获的原定运交安盟的军事装备

44. 监测机制同多哥当局讨论了查获原定运交安盟的装备的问题。监测机制得知, 这些装备由 Cess 航空公司的三 (3) 次班机运送, 详情说明如下:

1997 年 7 月 15 日

抵达时间: 14: 50	LZAZC 班机: ACS	起飞地点: 喀土穆
启程时间: 16: 08		目的地: 约翰内斯堡

1997 年 8 月 22 日

抵达时间: 18: 17	ELRDT 班机: ACS	起飞地点: 内罗毕
启程时间: 19: 25		目的地: 约翰内斯堡

1997 年 8 月 24 日

抵达时间: 18: 17	ELRDT 班机: ACS	起飞地点: 约翰内斯堡
启程时间: 22: 19		目的地: 约翰内斯堡

45. 监测机制要求多哥当局提供出口有关军火的国家的资料后得知, 无法确定空运武器的供应来源, 因为现有资料是以西里尔字母书写的。令人不安的是, 这么大量的武器运抵多哥两年多以后, 仍然无法确定起源国。多哥当局向监测机制提供了所缉获装备的清单和抽样图片 (见附件 A)。

E. 从扎伊尔运往多哥的军事装备

46. 多哥当局通知监测当局说，先后于 1997 年 5 月 17 日和 18 日，也就是在前扎伊尔总统塞塞·塞科·蒙博托抵达多哥时各有一批军事装备从前扎伊尔的巴多利泰多哥的尼亚姆图古。负责管理尼亚姆图古班机营运的陆军参谋长证实了这个消息。这些班机的详情简要说明如下：

1997 年 5 月 17 日

型号： IL76
注册号数： UK 76844
起飞地点： 扎伊尔巴多利泰
抵达地点： 尼亚姆图古

该班机于同一日飞往所示目的地巴多利泰。

1997 年 5 月 18 日

型号： Antonov 12
注册号数： UR 82066
起飞地点： 巴多利泰
抵达地点： 尼亚姆图古

47. 上述班机于同一日所示目的地洛美，其后的飞行细节不详。多哥当局没有指明在上述地点停留后的下一个目的地，监测机制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F. 布基纳法索

48. 布基纳法索当局否认曾签发 1999 年在罗马尼亚出现的任何最终用户证书。监测机制向该国政府提供了 1996 年至 1999 年期间罗马尼亚提出的最终用户证书，其中指明布基纳法索为起源国，并由该国主席团参谋长 Gilbert Diendiere 上校签署。但是当局否认曾签发上述文件并声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监测机制还会见了 Diendiere 并提出上述文件。Diendiere 先生表示从未在这些文件上签过字，也想不出什么人可能取得有他签字的文件。

G. 对最终用户证书的法医研究

49. 监测机制决定进行法医检验。它前往布基纳法索和多哥取得签字和印章的样品，其后又前往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根据原最终用户证书完成分析工作。监测机制进行审查后得出的结论是：

(a) 在保加利亚出现的十八(18)份以多哥为起源国的最终用户证书为伪造的文书;

(b) 授权直布罗陀 KAS 代表的宣誓证明也是伪造的文书;

(c) 在罗马尼亚出现的两份以多哥为起源国的最终用户证书为伪造的文书;

(d) 以布基纳法索为起源国的最终用户证书证明是可信的。

四. 监测机制的分析和结论

A. 军火出口方面

50. 监测机制认为,保加利亚出口管制局和保加利亚供应公司根据它们认为可信的最终用户证书行事。

51. 对于几份最终用户证书的日期全都同这一点所作的解释经核查证明是符合实情的。注有 1997 年 9 月 29 日这一日期的六份最终用户证书由五家供应公司处理。

52. 上述意见适用于罗马尼亚出口管制局和供应公司。

53. 总的说来,我们所审查的出口管制制度和程序包括防止将武器转移给受禁运国家及其他实体的保障措施,但是监测机制要强调的是,军火出口国必须加强其核查办法。应当指出的是,已根据伪造最终用户证书出口了数百万美元的武器。还应指出的是,专家小组一视同仁地处理在俄罗斯联邦、保加利亚和乌克兰出现的伪造的赞比亚用户证书的问题。

B. 从保加利亚出口的军火和装备

54. 监测机制认为,有相当的理由可据以作出本报告所述期间从保加利亚出口的所有有关装备都是输送给安盟的这项结论。监测机制在作出这项结论时考虑到与上述出口有关的各种事实、调查结果和情况,特别注意到:

(a) 多哥当局曾于 1997 年将一份确认的最终用户证书交给安盟;

(b) 在同一期间出现大量——18 份——伪造的多哥最终用户证书;

(c) 交给安盟的最终用户证书的原件从未在军火供应商之间出现过;

(d) 运载这些武器的飞机的航线已确定为途径布尔加斯前往中非和东非的目的地。

C. 伪造的最终用户证书

55. 监测机制坚决认为,交给“Karrica”的非伪造的最终用户证书成为后来提交保加利亚当局的 18 份最终用户证书的范本。这种说法的根据如下:

(a) 伪造的最终用户证书由 1997 年 7 月通过 “Karrica” 交给安盟的确认最终用户证书签署的签署者 Assani Tidgani 上校署名；

(b) 伪造的证书从 1997 年 7 月开始出现。

56. 向 “Karrica” 提供非伪造的最终用户证书的事实表明，上述期间安盟在多哥当局的首肯和合作下在多哥境内进行活动。因此有理由总结说，上述所有有关多哥的事件，要不是多哥当局予以同意和配合，是不可发生的。

D. 来自布基纳法索的最终用户证书

57. 监测机制考虑到法医研究的结果和布基纳法索当局否认曾经签发最终用户证书的事实，认为由罗马尼亚公司出口的装备最终被转运到其他目的地。必须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以期确定最终目的地。

E. 乌干达和卢旺达武装部队同安盟之间的军事合作

58. 监测机制同卢旺达和乌干达的有关当局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得到互相矛盾的解释。尽管得到这些解释，监测机制认为应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冲突以及同盟和反同盟内在不断变化的因素这个较广泛的角度来考虑。监测机制并认为，卢旺达武装部队和安盟基于战场局面的考虑而实际上展开了某种程序的临时战术性合作。这种活动也涉及乌干达的一批军火。

F. 政府部队缉获的安盟装备

59. 监测机制要求安哥拉政府提供有关政府部队在安杜洛和拜伦多等地点缴获安盟装备的资料。现将所提供的装备以及序列号和生产国大致分类如下：

(a) RPG 7 Uragan, 100/122 毫米口径大炮，所示生产国为乌克兰；

(b) AK-47、BM-21、BMP-2，所示生产国为俄罗斯联邦；

(c) PKM 式机关枪、M-60，所示生产国为中国。

60. 已要求有关国家当局评估所述详情并提出评论和（或）意见，特别是有关该问题所涉生产或运输方面问题的评论和意见。

61. 监测机制认识到生产国并不一定是出口国，并注意到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有能够充分揭露安盟各种各样的武器供应来源。

五. 剖析军火商的项目的现况

62. 监测机制集中注意专家小组报告中所提到的个人。已要求刑警组织协助收集有关某些个人及其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活动的情况。

63. 已将递交刑警组织的名单发送给该组织各成员国，目前在等待它们作出反应。

六. 同瓦塞纳尔安排之间的合作

64. 监测机制曾前往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货物及技术的出口管制的瓦塞纳尔安排的维也纳总部，讨论在总的军火进出口程序中所观察到的缺点以及为遏止将军火非法运往冲突地区的做法可能采取的主动行动。瓦塞纳尔安排上一次部长级会议终了时所发表的公报中表明了瓦塞纳尔安排执行秘书提供的合作，并表示充分支持安全理事会针对安盟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七. 有关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制裁

65. 如上所述，提交本报告时正值安盟的大批军事装备蒙受了沉重损失，从而削弱了其发动和维持常规战争的能力。安盟运用游击战术这一事实意味着，其战争工具对石油和石油产品的需求比 1999 年 9 月之前的时期减少了很多，因为当时其坦克、卡车和其他车辆尚在作战。当时，在安盟与安哥拉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进行协商期间，石油对于为拜伦多和安杜洛等一度庞大的居民点发电也同样重要。不断有人指出，由于当地局势的改变，石油对于安盟的重要性减少了。

66. 不用说，安盟仍需要有限数量的燃料来发电和开动该运动所剩的机动装备。不过，安哥拉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应当警惕安盟增加使用或储存这一商品的任何迹象。

67. 监测机制在访问赞比亚期间，听说有有限数量的燃料正在从境外赞比亚的来源运往安哥拉东部。如果这种情况是发生在沿两国交界的漫长的边界线上，这可能是想趁机发财的赞比亚国民的所作所为。

68. 监测机制在访问博茨瓦纳期间，追踪调查了据报告在一名博茨瓦纳国民 Denis Coghlan 先生手中的一批怀疑是准备运往安盟的燃料。监测机制从博茨瓦纳政府处获悉，已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他们通知监测机制，Coghlan 先生解释说，这几桶燃料是准备运往卢旺达的，但由于后勤问题而不得不退回给南非的来源。监测机制获悉，不论是属于何种情况，都在不断监视这一情形。

69. 监测机制还与纳米比亚举行了讨论，纳米比亚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当值主席，也是南共体负责执行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295（2000）号决议向南共体建议的有关是否可能管制石油和石油产品在该分区域的流动的一些措施的代理执行秘书。监测机制获悉，此事已提交南共体各部门委员会进行专家审议，预计将就此事向定于 2001 年初举行的部长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八. 安盟驻外机构和安盟高级官员及其成年亲属的旅行和居留

A. 安盟驻外机构的重要性

70. 监测机制 2000 年 10 月 18 日提出的临时报告中的专家小组的报告中已经指出，安盟的驻外代表和高级官员在保证安盟的继续存在和推进其政治和军事目标

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这些代表和高级官员不仅通过政治宣传使安盟继续活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安盟的金融交易、钻石交易以及军火和其他战略采购是必不可少的。鉴于安盟目前的兵力大为削减，并丧失了安哥拉境内与外商做生意的安全地带，其驻外代表所开展的活动现在比 1999 年 9 月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B. 专家小组的报告的影响

71. 在同一期间，制裁和专家小组关于安盟外部机构的运作情况的报告对与安盟勾结者产生的压力已使一些国家采取措施，防止安盟继续在其境内活动，或者至少是限制其活动并使其不那么显眼。另有一些国家则声称，尽管它们愿意执行制裁，但是，出于宪制原因或由于有关难民和政治避难的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以及关于在欧洲缔约国内旅行自由的《申根协定》等国际条约，对安盟高级官员及其成年亲属的旅行和居留实行全面制裁的能力有限。不过，与专家小组所描述的情况相比，看来安盟在国外活动的余地已经有所缩小。

C. 消息来源

72. 监测机制将专家小组的报告内提出的关于安盟驻外机构、出国旅行和居留的概况作为其工作的出发点。监测机制通过在欧洲和非洲各国与研究人员和记者、政府和外交使团代表、欧洲联盟委员会、欧洲议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各非政府组织等进行的一些大范围的访谈，又对此情况作了深入调查。在欧洲各国和安哥拉，与以前在若纳斯·萨文比领导下的安盟组织内曾经活跃一时、但不再支持其军事野心的人进行了尤为广泛的讨论。

73. 在这些访谈和讨论的基础上，并根据安盟散发的资料或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向监测机制提供的资料，监测机制发现，安盟驻外机构的结构、目标和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专家小组的报告内所述的相同。不过，看来是作了一些重大的改变，这无疑至少部分是因为在福勒大使将专家小组的报告提交安全理事会之后，国际上更加注意这一问题了。监测机制认为，考虑到本报告要说明的是一个秘密行动，即使是在其内部结构内也高度保密的组织，下面所说明的情况只能是尽可能准确。而且，安盟高级代表即使是驻在一个国家，也是流动很频繁的。

D. 安盟驻外机构

74. 从安盟的组织结构上看，仍可以正确地说，安盟直接开展活动的最重要的基地是在一些欧洲、西非和南部非洲国家以及美利坚合众国。这些国家被用作安盟代表和高级官员的居留地，在其中许多国家，有一些机构为该组织作掩护。还有一些国家通过充当极为重要的商人和“中间人”的可疑的商业机构，间接地为安盟继续开展活动提供方便。安全理事会第 1127（1997）号决议第 4(a) 段规定，不准安盟代表入境或过境，或暂时取消签证或居留许可证，但该段也声明，任何

规定不使一国承担拒绝本国国民入境的义务。这导致了安盟更加有计划地利用在其境内开展活动的国家的国民，不论是原籍安哥拉人或仅仅是该组织的朋友。

75. 大多数国家现在已正式关闭了安盟驻这些国家的代表处。监测机制从一些国家政府收到关于已采取的措施的资料。在下文谈到逐个国家的情况时，“代表”一词并不意味着所指的人是东道国正式承认的代表。监测机制喜欢用这一名称来表示他们的身份，而不用专家小组所用的“非正式代表”的名称，因为这是这些人在该组织内部的身份。监测机制还要强调，尽管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关闭安盟正式代表处、制止以安盟名义开展的任何活动，但安盟找到了其他办法来在一些国家维持其存在，其方式与以前的合法实体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利用非政府组织作为掩护是规避制裁的一个重要而效率高的手段，尤其是因为结社自由往往是得到宪法保证的。

E. 各机构的任务

76. 对安盟在世界各国的存在和代表处作一番审查便可以发现，其共同的一项职能是：确保对该组织有政治、经济和其他价值的高级别关系和其他有用的关系。他们与欧洲、非洲和美洲的政客以及商人和军官等人保持关系，必要时可以利用这些人。政客的作用似乎尤其有意思。他们有助于反击批评安盟或对安盟及其成员采取措施的努力。他们也充当安盟接触其国内重要的舆论领袖或决策者的中间人。

77. 其他一些重要任务，如采购在安哥拉境内维持该组织所需的商品、确保有必要的资金来进行这种采购以及提供财政手段支付维持派驻机构的活动和其他活动的费用，包括学生、亲属和财产的费用，分别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国家分担。某些国家接受安盟高层人员留学，并为其亲属提供安全的家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78. 除此之外，各种代表、活动分子和支持者也充当安盟的宣传机构。这种活动在葡萄牙尤为显著，他们从那里分发大量材料、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开展其他活动。安盟还通过在南非从种族隔离时代留下来的重要的非正式关系网散发资料。

F. 安盟在安哥拉境外的活动

79. 安盟的外部组织一直由若纳斯·萨文比本人严格控制。由于安全局势恶化，不容易获得安全通讯渠道，因此可以认为，这种控制在 2000 年有所减少。萨文比先生有一些助手，包括安盟总书记 Lukamba Paulo Gato 和安盟外交书记 Alcides Sakala，负责控制和维持与境外安盟组织的联系。境外组织已经过重组，虽然难以无法完全肯定，但其领导人似乎是主要居住在欧洲各国的安盟高级官员，他们的责任分工不同。还有消息表明，与这一结构相平行的是，可能还有一个性质更为保密的结构，由绝对忠于萨文比先生的较年轻的官员组成，他们在需要时前往

各个国家。在各国的代表也有某些变动。继续利用非营利组织结构为安盟提供掩护，以此取代安全理事会制裁之后被各国政府关闭的以前的代表处。

G. 欧洲

80. 非洲之外的主要人物在法国、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和瑞士。一个重要的掩护组织——促进安哥拉正义、和平与和解委员会——在其中的三个国家都有代表：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在比利时，安哥拉之家为安盟作掩护。尽管制裁制止安盟高级官员旅行，但在欧洲的安盟组织仍然常常在比利时和葡萄牙开会。大多数欧洲联盟成员国参加的《申根协定》使这种人员来往难以避免，更何况一些高级代表已经取得欧洲国籍。至于联合国制裁所涉人员名单质量差所造成的问题和控制这样一份名单、即使是质量较高的名单的难度，将另行再作讨论。

81. 鉴于历史原因，安盟在葡萄牙尤其活跃。虽然葡萄牙政府已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127 (1997) 号决议关闭了安盟办事处，但是，促进正义、和平与和解委员会所担负的目标是相同的。安盟驻葡萄牙“代表”是卡洛斯·莫尔加多。这一情报是监测机制从许多来源得到的，而且经过给驻里斯本外交使团的一封邀请信和 Joffre Justino 给葡萄牙总统的一封信的书面核实。Justino 先生是葡萄牙国民，他是安盟外部机构中的又一个重要人物，在院外游说和散发资料方面尤为活跃。在促进正义、和平与和解委员会信笺抬头上也提到他是其驻葡萄牙的代表。Antonio Manuel Urbano，人称“Chassano”等人也在葡萄牙积极活动，此人是一名准将，是在根据《卢萨卡议定书》设立的联合委员会内是伊萨亚斯·萨马库瓦的前任副手，也是前任议员。

82. 安盟在法国的存在没有象在葡萄牙那样显眼，但还是很重要。最著名的成员是伊萨亚斯·萨马库瓦，他受到被驱逐出境的威胁，但仍获准留在法国，以等待法院上诉的结果。萨马库瓦在公开宣传安盟方面保持低姿态，因为他在法国逗留的许可使他公开参加安盟活动有风险。此外，安盟驻法国“代表”若热·桑关代以及在安盟代表处关闭后创立的掩护组织促进安哥拉发展政治及经济研究中心也保持低姿态。最近，萨文比先生的两个儿子承担了负责安盟的财务交易的重要责任。这两名儿子——Duraó 和 Dorio Sakaita，不被认为是非常活跃的安盟成员，事实上，他们的活动被称作是协助其父，但其开展的工作、特别是 Dorio Sakaita 所开展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83. 安盟在瑞士、意大利、比利时和爱尔兰的存在的重要性主要也是与驻这些国家的有影响力的“代表”有关。Adalberto da Costa Jr 具有葡萄牙和安哥拉双重国籍，他是驻意大利的“代表”。其他安盟官员还称他是“主要外交发言人”。他最近在管理安盟财务方面担负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足迹遍布欧洲。他与意大利政客保持联系，并且据我们的情报，还与梵蒂冈保持联系，而且据称关系极好。

84. 出生为安哥拉人的若昂·瓦伊赫科涅现在是瑞士公民，是安盟驻瑞士的“代表”；他与 Costa Jr 密切协作，是外部机构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85. 比利时是驻欧洲的外部领导阶层成员的重要会晤地点。监测机制收到一些可靠的消息，表明曾经与欧洲议会成员举行过会晤。“代表”阿塞韦多·德奥利韦拉·坎甘杰的办公室也是安哥拉之家的办公室，安哥拉之家是又一个注册为非营利组织的掩护组织。坎甘杰是该组织注册的荣誉主席，但是他在使用该组织的房舍、支付其房租。专家小组的报告内提到是坎甘杰先生的左右手的曼努埃尔·津加据说并不参与。必须强调，对安盟外部机构来说重要的是坎甘杰先生，他在该组织内部的关系网是与除比利时以外的其他国家的高级官员的关系网。安哥拉之家董事会的一名成员向本机制的一个消息来源证实，安哥拉之家是充当掩护组织的。据解释，其董事会是为该组织注册所需的形式，而不是一个积极开展活动的实体。坎甘杰先生与萨文比先生在巴黎的一个儿子 Dorio Sakaita 协作。尽管坎甘杰先生是唯一在安盟未有实际影响力的安盟官员，但在比利时还有其他一些活动分子。比利时一个非政府组织南部非洲委员会在给监测机制的一封信中便举出了一个例子，称 2000 年 10 月安盟代表在一次关于安哥拉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会议期间所开展的政治活动是敌对的。

86. 安盟驻爱尔兰的“代表”Leon Dias 是一名原籍安哥拉的爱尔兰国民，据促进正义、和平与和解委员会的信笺抬头称，也是该委员会驻爱尔兰的代表。自 1997 年初以来，Dias 先生就负责组织安盟的通讯网，包括其卫星和英特网能力。监测机制非常详细地了解到 1997 年购置并在安杜洛和拜伦多安装通讯设备以求增进安哥拉国内的无线电通讯的情况。这项设备便是由 Leon Dias 购得的。尽管 Dias 先生先前向爱尔兰当局保证，他不是安盟代表，但监测机制得到消息，他至今仍然活跃。监测机制已与爱尔兰当局联系，它们正在积极调查此事。

87. 除了安哥拉在上述国家的存在之外，在西班牙、德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也有其活动分子和官员。不过，监测机制认为，在这些国家的机构不太重要，相对并不活跃。

H. 北美

88. 安盟驻美利坚合众国机构的重要性看来有所降低，或至少变得更为隐蔽。安盟驻美“代表”据推测为雅尔多·穆埃卡利亚，此人据说身居新的外部机构领导层，主管美国事务。

I. 非洲

89. 1997 年蒙博托·塞塞·塞科下台后，安盟驻多哥洛美的代表处据称变成了该组织的外部总部。据报，他们与多哥当局最高级别保持非常良好的联系。因此，安盟高级官员及其家人在该国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庇护所。其子女在该国学校就学，并获得合法证件。除普通护照之外，安盟官员和学生还得到西非经共体的旅

行证件。在若阿金·埃内斯托·穆拉托和后来的若昂·巴普蒂斯塔·罗德里格斯·温得斯从事“代表”工作的同时，其他许多非常高级别的安盟官员都利用洛美从事采购军火等特殊活动。马塞洛·莫伊塞斯·达恰拉(人称“卡里查”)和埃尔德·蒙冬贝(人称“鲍里斯”)是其中两名代表。若纳斯·萨文比外甥 Salupeto Pena 的遗孀 Lizette Pena 是在多哥活动的安盟高级官员之一，据说现仍在该国。

90. 2000 年 5 月，多哥当局发布命令，将 56 名安哥拉公民驱逐出多哥。该命令的执行情况究竟如何尚不清楚。在与多哥当局进行访谈时对该驱逐令的执行情况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称，这些人被驱逐到加纳和贝宁。另一种说法是，只将有关人员遣送至边界处，第三种说法是，仅向其发出驱逐令，由其自行履行。监测机制最近写信给贝宁政府和加纳政府，询问他们是否接收了这些安哥拉人。目前尚未收到答复。

91. 监测机制自提出临时报告之后收到的资料表明，其中一些遭到驱逐的人的确离开了多哥，但其他人仍留在该国。温得斯的家人留在洛美，但转移到了郊区的临时住所，监测机制得到的资料显示，温得斯先生本人经常四处活动，并以布基纳法索和多哥为其基地。Lizette Pena 及其家人也留在洛美。她的电话号码被人发现仍在使用。

92. 在名单上的许多学生搬到了多哥北部城镇索科德外的一个村庄。8 月和 11 月在罗安达两次约谈的学生即为其中之一。若纳斯·萨文比的一些子女据说已去了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

93. 监测机制还获悉，驱逐名单上有两人并不存在。此外，监测机制还发现，关于遭驱逐的人得到的西非经共体旅行证件的资料有一些出入。考虑到从多哥当局得到的解释各不相同，监测机制认为驱逐名单上的某些人可能仍留在多哥。监测机制还注意到，多哥驱逐名单上载有几个未成年人的名字，而未成年人是不受制裁制度影响的(制裁的对象仅为安盟高级官员及其成年亲属)。

94. 由于 1997 年蒙博托·塞塞·塞科下台后安盟无法继续利用金沙萨，布基纳法索看来成了对安盟至关重要的“活动国”。瓦加杜古一直是重要的“特别大使”埃尔德·蒙冬贝(人称“鲍里斯”)和马塞洛·莫伊塞斯·达恰拉(人称“卡里查”)以及安盟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高级官员若昂·巴普蒂斯塔·罗德里格斯·温得斯的“大本营”。后者曾任驻多哥“代表”，但据说目前经常往返于多哥和布基纳法索之间。根据监测机制得到的情报，安盟采矿业务经理 Joao Katende (人称“Jo Prata”)也在布基纳法索。上文指出，自 1999 年初以来，包括钻石交易在内的许多先前在洛美处理的活动搬到了瓦加杜古。驻布基纳法索的“代表”据说系 Julio Kanyualuku，其副手系戴维·科凯洛。

95. 布基纳法索政府已发布一项法令，除政府官方代表团成员以外的所有安哥拉人均不得进入布基纳法索或在其境内停留。该国政府在给监测机制的信中报称，

上文关于所提到的安盟高级官员滞留该国的情报缺乏根据，这些人并未在布基纳法索出现。该国政府还报称，该法令尤其以联合国拟订的安盟高级官员名单上的人为对象。然而，尽管上文提到的高级官员已列入监测机制拟订的初步名单，但他们尚未正式列入联合国的名单。他们也不大可能使用安哥拉护照，因为安盟官员一贯使用许多国家的护照，但一般而言并不使用安哥拉护照。因此，尽管布基纳法索政府已采取措施，但他们很可能仍留在该国。

96. 科特迪瓦在过去对安盟比较重要，而且很可能现在仍然如此，主要原因是安盟官员甚至连非高级官员也都持有科特迪瓦护照。监测机制见到了几本这样的护照，并获悉还有更多这样的护照。据说安盟官员在这些护照上的国籍为科特迪瓦。这些护照使用安盟官员的真名，并标明其出生地和出生国。监测机制在访问阿比让期间获悉，科特迪瓦国政府已决定更换所有护照，以收回“随便”颁发给非科特迪瓦国民的护照。

97. 驻科特迪瓦“代表”据说系阿德里奥·希特库洛，此人先前驻在巴黎。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安盟高级官员是若热·马克斯·卡昆巴，此人在阿比让社交届比较知名。卡昆巴先生是若纳斯·萨文比的老友，但有的情报称此人目前失宠。监测机制无法证实有关卡昆巴先生的所有现有资料，但独立消息来源称，此人除其他业务外还从事军火贸易。

98. 安盟在摩洛哥的存在最近看来有所削弱。其前任“代表”Jaime Furtado 据说已被要求离开该国。据说目前他在葡萄牙开展活动，并一直试图重返摩洛哥。Furtado 先生据信参与安盟在摩洛哥的金融资产的管理。

99. 赞比亚是安哥拉的邻国，与其有一段相当长的边界，显然，安盟一定视赞比亚对其比较重要。由于去年该组织在边境省份莫希科和宽多-库邦戈面临安哥拉国民军发动的数次军事行动，看来去年赞比亚对于安盟尤为重要。高级驻地官员据说仍是爱德华多·夏里，但由于安盟官员大量进入赞比亚，究竟谁是该组织在赞比亚的代表据说尚不清楚。在赞比亚长大并上学的埃尔德·蒙冬贝(人称“鲍里斯”)据说仍访问该国。

100. 自 1999 年 9 月政府开始发动攻势以来，安哥拉难民的数量显著增加。在西部省的 Nangweshi 设立了一个特别难民营，收留自 1999 年底安哥拉政府军攻占 Jamba 后流落至此的难民。来源不同的情报显示，该营地极有可能成为安盟的某种秘密基地或安全庇护所。Jamba 是组织完备、控制严密的安盟据点。监测机制可以确定，在 Nangweshi 的现任领导层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曾在“老 Jamba”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员。监测机制还注意到，未成年人面临着强迫入伍的危险，并且该营地还有可能正在充当安盟士兵的安全庇护所，这些士兵据说步行两天就能从边境穿过人烟稀少的地区走到该营地。监测机制在最近访问赞比亚期间向该国政府提出了这些关切的问题。

101. 纳米比亚是安哥拉的另一个邻国，安盟利用该国为其藏匿地并从事不同活动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由于纳米比亚政府和安哥拉政府加强了对边界两边的管制，而且安哥拉军队还在边界以北展开了军事行动，穿越边境变得更加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在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后，纳米比亚政府向安全理事会主席递交了一份内容十分详实的报告（S/2000/752），说明就小组提出的某些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和收集的资料。

102. 安盟继续利用南非达到许多不同目的。在散发资料方面已提到在该国的非正式关系网。它还在商业活动方面发挥作用。在《卢萨卡议定书》框架下于罗安达设立的联合委员会安盟办事处前任“办公室主任”Mines Tadeu 目前正积极为安盟造势并推动其活动。

103. 上文列举的安盟外部活动虽不全面，但的确可以说明安盟的运作方式，同时还表明，尽管已实行制裁禁止设立安盟代表处并禁止安盟高级官员及其成年亲属入境居留，但安盟仍然继续在国外开展活动。监测机制在其任务期间请有关政府就安盟高级官员的存在等情况提供有关评论意见和资料。上文提供的一些资料很晚才收到，无法在最终本报告定稿之前与有关政府联系。监测机制欢迎有关政府提供任何相关资料，进一步说明安盟外部机构的运作方式。

104. 上文指出，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国家目前看来至少正式关闭了安盟代表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仍然有一些机构在可能的情况下充作安盟的代表。在一些国家，它们摇身一变为非营利性组织、非政府组织或类似的掩护组织。在其他国家，安盟通过种种方式保证其能够继续活动。监测机制充分意识到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但认为不应允许安盟滥用这些自由，各国政府需要保持警惕，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105. 监测机制在临时报告中详细讨论了联合国列出的安盟高级官员及其亲属名单的重要性。该名单是各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基础，目的是确保对到一国旅行和居住的制裁措施得到执行。该名单需要不断更新，尤其是应从名单中删除已脱离安盟和萨文比先生统治的人员。该名单应由秘书处根据制裁委员会通过的准则每两个月拟订和更新一次。监测机制已向制裁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最新的改动名单。该名单一旦获准，将在监测机制网页（[www.un.org/Depts/dpa/docs/monitoring Mechanism.htm](http://www.un.org/Depts/dpa/docs/monitoring_mechanism.htm)）上予以公布。

106. 上文提到，由其活动所在国授予公民身份的安盟高级官员对该组织变得更为有用，因为制裁不要求任何国家拒绝其本国国民入境。在欧洲，拥有《申根协定》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国籍、其实即便是居留证便尤为有用。《申根协定》除其它外规定，取消成员国间的边境管制，成员国对非协定成员国拥有共同外部边界，所有成员国均实行同样的签证条例。

107. 尽管很难控制安盟高级官员在受《申根协定》约束的国家内旅行，但监测机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制裁措施在该区域内无效。根据监测机制的理解，各国仍然能够拒绝不受欢迎的人员入境。尽管没有边境管制可能意味着这些人员能够入境，但仍应将其视为非法入境，因此当局一旦获悉他们的存在，即可予以逮捕。监测机制希望《申根协定》成员国能研究此事，以弥补执行制裁方面的这一重大漏洞。

108. 据说《申根协定》一个成员国的国民不能受到另一成员国的驱逐。尽管监测机制既无时间也无能力研究此事，但监测机制也希望能消除这种规避制裁的可能。一个典型例子是葡萄牙国民 Adalberto da Costa Jr.，此人系安盟驻意大利代表。

109. 《申根协定》看来与第 1127（1997）号决议规定的制裁相矛盾，或至少被用作不充分执行这些制裁的一个理由。在有关难民和庇护的国际文书领域存在另一个矛盾。尽管第 1127（1997）号决议第 10 段呼吁各国严格依照该决议的规定行事，而毋需顾及任何国际协定所赋予或规定的任何权利或义务，但许多国家出于遵守有关难民和政治庇护的国际文书的原因，认为自己无法驱逐这些高级官员并将其遣返安哥拉。

110. 在监测机制审查对安盟实施的制裁的执行情况时，西非经共体是引人注意的另一项区域安排。上文提到，据说遭到多哥驱逐的安盟高级官员及其亲属持有多哥发放的西非经共体旅行证件。经西非经共体执行秘书确认，这些证件后被吊销。由于西非经共体旅行证件显然便于安盟高级官员在西非经共体成员国内来往，监测机制希望各组织能研究该问题，堵住该漏洞。

九. 运输在破坏针对安盟的制裁方面所起的作用

A. 概览

111. 报告本节重点叙述运输在安哥拉境内破坏制裁方面所起的作用。专家小组的报告注意到此事。个人、公司、路线和着陆区在维持安盟的运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可将运输及与其有关的后勤视为安盟的生命线。由于运输对于安盟意义如此重大，国际社会必须不能仅在口头上承认其战略重要性，而应通过采取协调一致的执法行动，打乱或破坏这个后勤网络。

112. 安哥拉数十年的内战严重破坏了该国的运输基础机构。关键的公路和铁路设施遭受猛烈炮击，交通线路被毁，大片地区遍布没有标明的雷区，边远地区的其余后勤路线随时遭到攻击。这种情况致使空运成为安盟部队的主要再补给线，尤其是在 1997 年至 1999 年 9 月期间，在这段时间里，安盟在 Andulo 等地区拥有大量简易机场。在调查期间，监测机制听到在目前军事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然向安盟领土进行空投的报道。这一局势再次显示空运对安盟具有战略重要性。

113. 不过安盟通过空运作再补给需要飞机飞越若干国家。这种活动就要求租赁飞机，为机组人员投保，装卸货物，办理结关手续，以及在主要机场中转时获得起飞和着陆位置。这种活动就会留下某种形式的文件线索，可用来重现所进行的交易和通过的路线，查明所涉及的个人、公司和组织的作用。

114. 但是在重现所发生事情时，必须记住，参与供应武器和其他禁运物资的飞机、飞行员、经纪人和代理人是在法律边缘活动，故意规避管理该行业的许多规则。在此背景下并根据所获得的资料，监测机制认为，上述 Air Cess 飞机是在向安盟领土交运武器之后才在所谓的目的地降落，给自己蒙上合法外衣。安盟背叛者 Jacinto Bandua 将军提供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他向监测机制报告说，众所周知，Air Cess 公司的飞机将武器和一般货物混合运输，以掩盖自己的任务。此外还应回顾指出，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报告，在此期间 Air Cess 的飞机相当频繁地在安盟控制的领土降落。情况显然是，安盟依赖此类活动和由经纪人、运输代理人 and 航空公司组成的网络。他们是安盟的生命线，根据战场动态和安盟部队变化无常的地点随时调整自己的业务活动。

115. 空运业相对规模较小，由于飞行员/飞行员一机主在有需要或有机会时经常转包业务，因此空运公司常常可被视为彼此相互依存。因此不言而喻，在一个小规模专业化行业，多数个人彼此熟悉或至少相互认识，因此构成一个非正式的网络。

116. 该行业市场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单引擎飞机的营运者可能没有什么选择，不得不冒某种风险才能在经济上生存。此外，还应考虑到作几趟非法飞行可能带来的巨大潜在报偿。

117. 方便旗使人们得以规避要求飞机营运者提供的许多必要文书手续和保证。本报告将说明，Air Cess 公司只要是与某个国家当局有麻烦，它总是很容易能够在一夜之间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而无须作任何解释，因为许多国家愿意不问任何问题就给予方便旗帜。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机构登广告宣称，缴付手续费后它们就可为飞机注册，而飞机不须到注册国受检。

118. 一些飞行员受过军事训练并具有战斗经验（经常来自东欧和南部非洲）。他们作为个人和企业家准备参加这些活动。已查明象 Johnny Parreira 这样的个人是飞行员，曾在安哥拉执行破坏制裁的飞行任务。

119. 重型货机在战争状态下违反国际禁运例如针对安哥拉的禁运，装载非法货物降落，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此种作业要求有一个国际间组织起来的个人网络，他们资金充沛，关系密切，熟悉代理和后勤业务，具有在全世界运输非法货物而不引起执法部门的怀疑的能力或克服障碍的能力。由东欧人 Victor Bout 所主持或至少外表看来由他控制的一个组织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

B. Victor Bout 的简介

120. 下面简单介绍 Victor Bout、他的公司、他的活动和一些同伙的情况。

121. Victor Bout 于 1967 年出生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执法单位经常称 Victor Bout 为 Victor B。这样称呼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被认为至少有五个已知的别名，非常有可能还有不知道的若干个其他别名。

122. 据南非当局所称，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居民的 Bout 先生至少有五本护照，两本是俄罗斯护照，一本是乌克兰护照。他已婚，妻子 ALLA 随他住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提供的资料显示，Alla 的父亲“Zuiguin”曾担任克格勃高级官员，甚至可能担任过副主席。

C. Air Cess 公司历史简介

123. Air Cess 公司初创于 1996 年。记录显示，Air Cess 公司在利比里亚蒙罗维亚注册，Victor Bout 为负责人，1996 年 12 月 1 日迁入 Ostendee 机场。

124. 实际上 Air Cess 公司迁入的办公室是由一个 1995 年 3 月成立称之为 Trans Aviation Network Group (TAN Group) 的公司撤空留下的。该公司由两人出资，每人拥有 50% 的股份——Michel-Victor，据称是法国人，住在 Marseille，和 Victor Bout，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Sharjah 的居民。公司首席执行官是一个名为 Ronald de Smet 的比利时飞行员。

125. 大约与此同时，De Smet 先生和 Bout 先生共同领导另外一家称之为 Eastbound BVBA 的公司。该公司的确切资料难以查找，据认为该公司从事从西欧向东欧出口新车和旧车的业务。

126. 1997 年 7 月 31 日，Air Cess 公司迁出 Ostende。此事大约与比利时海关官员加强 Ostende 机场的观察同时发生。就在那时，业务活动据认为开始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不过不知道确切日期。

127. 1997 年 8 月 20 日 Air Cess Swaziland(Pty) Ltd. 公司成立。该公司也是由 Victor Bout 担任负责人，在利比里亚注册的一些飞机改为以“3D”为前缀的斯威士兰注册号。虽然在斯威士兰注册，但是仍从南非的 Pietersburg 机场开展实际业务活动。

128. Air Cess Swaziland (Pty) Ltd. 公司成立后不久，该公司加入当地一个财团并于 1997 年晚些时候组织了一个新集团 Air Pass。显然当地航空公司拥有确定的航线和良好的当地关系，但是缺少运力。而 Bout 先生通过他与前苏联空军的无数次联系，可立即提供所需运力，从而可以利用南部非洲区域确定的航线和关系。

129. 1998 年在赤道几内亚注册的另一家公司，Cessavia 成立了，但它现列为 Air Cess 公司。公司的业务基地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Sharjah。

130. 斯威士兰的规章和检查比较严格，发现 Air Cess Air Pass 的飞机登记不规范并有许多适航问题，斯威士兰因此取消了这家公司飞机的注册。几乎与此同时，Bout 先生在非洲更北部开始了其他业务。他获得了中非航空公司，在中非共和国注册，但是利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Sharjah 和 Ras-al-Khaimah 为业务基地。

131. 1998 年某日，确切日期不知，一家哈萨克斯坦公司 IRBIS (Air Cargo Carrier) 成立，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设有办事处。该公司自己没有飞机，但是在需要时专门租赁 Air Cess 公司的飞机。可以认为 IRBIS 是 Victor 的东欧办事处。

D. Air Cess 公司的当前概况

132. Air Cess 公司大多数业务基地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特别是 Sharjah，不过 Ras-al-Khaimah 和迪拜也有业务。但是如果从纸面上看该公司的结构，其注册和业务地点则复杂得多。

133. 不久以前仍称为 Cessavia 的 Air Cess 公司在赤道几内亚注册，飞机的注册前缀为“3C”。但是公司业务办事处地址为 P O Box 7837 Sharjah. UAE. 航空业资料显示董事长为 Victor Butt (Bout 的众多别名之一)。监测机制已联系了赤道几内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当局以求获得关于此事的更多资料，阿拉伯酋长国通知监测机制已开始进行调查，但调查工作尚未结束，赤道几内亚则未有答复。

134. 中非航空公司在中非共和国注册，飞机的注册前缀为“TL”。大多数“TL”飞机是从“3D”(斯威士兰)改过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许可证有不合规定之处，于 1998 年 5 月被取消。中非航空公司从 Ras-al-Khaimah 开展业务(未经证实)，但是列明的业务办事处地址为：Sharjah Transavia Travel Agency, P O Box 3962. Sharjah.

135. 虽然这两个公司表面上地址不同，但是它们共用相同的电话号码和传真号码。同样设在 Sharjah 的 Transvia Travel Cargo 也有联系。实际上，它们似乎都来自起源于比利时 Ostende 的 Transavia Network (TAN Group) 公司。

136. 似乎与 Air Cess 网络有关联的另外一家公司是在利比里亚注册的 Santa Cru Imperial 航空公司，它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拥有的 Flying Dolphin 公司的子公司。虽然该公司在利比里亚注册，但是列出的业务办事处地址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不过飞机的实际基地看来设在 Sharjah。过去曾观察到一架 E1-A1e 飞机为安盟部队供应物资。

137. Air Cess 公司还提供飞机供其他营运者使用。Victor Bout 还有一家公司，即 Air Cess Inc. 公司，于 1998 年 12 月在美国迈阿密注册。虽然这基本上是一家纸面上的公司，但是它仍协助获得给予北美飞机的“N”注册号。

插入图 53

E. Victor Bout 的组织

138. 一个组织的有效运作确实需要广泛的联系和专家网络。下面一节将部分说明 Victor Bout 已经获得此种能力。

Bout—Chichakli

139. Richard Ammar Chichakli, 1959 年 3 月 28 日生, 担任 Victor BOUT 的雇员/同伙已有数年。他是一名专家, 担任的职位适得其所。他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和注册欺诈案件检察员, 拥有 12 年以上的经验, 他还拥有航空和空中交通管制方面的军事经验。

140. 过去十年, Chichakli 先生在 Victor Bout 拥有的公司中担任高级职位。下面的图表显示这方面的关系。他作为首席财务经理, 其责任包括指导会计、财务和报告活动, 包括公开报告、审计和全面负责财务制度。此外, Chichakli 先生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Sharjah 自由区担任商务经理。在那里, 他负责许多联络和商务现场活动, 再次是个关键角色, 因为 Victor Bout 的各个公司, 无论在何处注册, 都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特别是 Sharjah 开展业务活动。

插入图 56

Bout-Orlov

141. 据认为 Victor Bout 同某个东欧人 Oleg ORLOV（可能是俄国人、乌克兰人或亚美尼亚人，身份未证实）有联系。Orlov 先生被认为在迪拜设有一家名称为 EMM Arab System 的公司，他还被认为雇用了一批人将武器从工厂运往 Burgas 机场。

Bout-Harridine

142. 在“不太严谨的国家”获得飞机注册或将飞机注册改变为这些国家的注册并不特别困难，尤其是对了解这一制度者而言。Victor Bout 是某一 Michael Harridine 的同伙。Harridine 不仅能够提供这种服务，而且还公开登广告宣扬这一事实。1997 年至 1998 年，Harridine 与 Victor Bout 的伙伴，一个名为 Ronald De Smet 的比利时飞行员一起，授权代表利比里亚飞机注册中心在联合王国开展业务。

143. Harridine 通过设在 Kent 的一家联合王国公司“Aircraft Registration Bureau”提供赤道几内亚民用飞机登记中心的全套服务，包括：建立公司名称；飞机驾驶员证书（无限制）；航空公司全套证书：飞机渡运许可证和机组人员鉴定。Bout 在 Sharjah 操纵的 Air Cess 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在赤道几内亚注册的公司。

F. 飞机注册

144. “方便旗”使人们得以规避要求飞机营运者提供的许多必要文书手续和保证。如果有任何问题，例如 1997 年新管理者上任监督斯威士兰注册中心后 Air Pass 遇到问题，取消注册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将整个公司转往另外一个不会仔细调查其活动的国家注册。这样做甚至不会造成后勤问题，因为不需要飞机实际在场。

十. 制裁钻石贸易与财政资产**A. 关于钻石的背景情况**

145. 任何人如果掌握了安哥拉的钻石，就掌握了非洲最大的钻石资源之一。据报道，在安哥拉的 18 个省中，9 个省发现了有价值的钻石矿藏。在勘探中发现了 300 处含钻石的金伯利岩层，不过其中的大部分都不会有开采的经济价值。尽管过去的十年中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但是安哥拉仍然拥有具有经济价值的含金刚石的冲击岩层储存，安哥拉因这一珍贵的宝石而著名。自独立以来，内战两次关闭了钻石开采业，一次在 1985 年，另一次在 1992 至 1995 年。在上述期间，安哥拉官方仅一家小矿场继续运营：安哥拉几乎所有的钻石产出都出自安盟。

146. 在安盟的三次战争中，钻石既是战略资源，也是军事目标。在安盟的三次主要战争中，两次是在钻石业大衰退期间，即 1980 年和 1992 年期间发动的。1997 年末出现第三次衰退时，安盟撤出了宽果河谷的矿区。每次战争的结果是减少安哥拉的钻石产量，包括官方开采或走私的钻石，特别是最近的两次战争至少暂时地减少了向一个已经库存过多的工业供应的钻石。

147. 安盟在每次战争中还试图关闭安哥拉的正式开采工业，在 1992 和 1996 年期间它几乎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安盟军事活动时间与钻石贸易部门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显示了安盟与钻石贸易之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对这一点以前探讨得不够。

148. 1996 年期间，随着安全方面的危险减少，以及安盟离开采矿区，使正式的开采项目得以开始。但是一直到 1999 年，官方开采才首次与非官方的开采达到同样的数量。不属于安盟的非法开采也在继续。1998 年 5 月，安盟再次开始攻击采矿区。到 1999 年 12 月，每一个开采项目都损失一名关键的外国工人或几名工人。安盟对宽果河谷和其他矿区展开攻击，不过重要的卡托卡金伯利岩层地区防守要好得多，没有遭到攻击。刚展开的几个项目因难以控制的因素而撤回。其他矿区大规模地加强了保安措施，进行防卫。进入主要的矿区俨如进入战区，建筑物周围有防护沙袋，高度防卫的护矿队巡逻在基地和采矿区之间的公路上。

B. 情报来源和证据

149. 关于安盟钻石作业的情况是根据书面证据和监测机制所能取得的公开资料以及与安盟和外国采矿公司方面的证人的交谈和钻石业方面的资料推断而出。这方面的资料是根据专家小组关于调查安盟钻石贸易的报告。我们所述的一些情况也得到了一些政府人士的证实。一些人士要求不要披露身份，但是监测机制知道他们的姓名。获得钻石购买者姓名的时间过晚，因此没有包括在报告中，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核实上个月取得的情报。

C. 积累收入用于战争

150. 虽然安盟从 1980 年代起就开始开采钻石，但是在 1992 年 11 月占领宽果河谷以后安盟才开始大量生产钻石。钻石开采为安盟重整军备提供了收入，这方面的收入也用来资助 1993 至 1994 年之间安盟拒绝联合国主持的选举之后所爆发的战争。

151. 安盟开采和收购钻石的情况显示了安盟如何组织其业务。其重要意义还在于追踪安盟的资产和财政，了解安盟的资产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钻石开采并说明运作的规模使人相信总产量的数字是很高的，不过，下面将说明来自宽果矿区的利润由几方面的参与者分享。应该指出的是，安全理事会第 1173 (1998) 号决议对安盟的钻石贸易实行制裁，在通过该决议的六至九个月前，宽果河谷的采矿作业已经停止。

152. 在 1996 年底开始大规模重整军备之前，安盟的钻石生产就已经提高。1996 年开采业务达到了最高的产量，安盟在同年年底开始重整军备。钻石业界对安盟 1996 年采矿产量的最准确的估计是 8 亿美元，而在同期安哥拉的总产量是 12 亿美元，1997 年安盟的产量是 6 亿美元，而安哥拉同年已知总产量是 9.60 亿美元。安盟从宽果取走据推测价值为 2.50 亿美元的钻石储存，但是，从工人人数来看，安盟取走的数量很可能更大。

153. 因为德比尔斯中央销售组织购买大部分开采的钻石，并公布它在公开市场的购买数字，关于钻石价值的数字有一些是可靠的。据目前正在宽果开采的集团伙伴——澳大利亚阿什通采矿公司的估计，在上述期间从宽果取走的钻石价值是 20 亿美元。鉴于安盟在隆达斯有其他矿场，将 1993 年至 1998 年期间的总产值定为 30 亿美元也不会太牵强，不过并非所有这些钻石都与安盟直接有关。监测机制还作了更详尽的分析，但是为简洁起见而作了省略。

D. 宽果河谷的开采：宽果采矿公司和德德克斯兄弟

154. 在安盟占据宽果河谷的五年时间中，安盟在那里拥有大规模的工业矿场，安盟所进行的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钻石走私活动，因为安盟的“采矿权”依据的是强力，并且后来使这些权利合法化的谈判失败了。开采和钻石销售系统仍然代表了安盟的制度，不过外国开采部分已经发生了变化。

155. 在实行制裁之前，最大的开采公司是宽果采矿公司，该公司的创始人是大卫·措尔曼，他是格拉索尔公司设在安特卫普分公司的一名地位较低的合伙人。其他合伙人是乔治·福里斯特和安盟本身。福里斯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经济活动中担任主要角色，他的产业包括建筑业和采矿业。除了他自己的公司外，目前他还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国营铜钴开采集团杰卡明斯矿业公司的总裁。

156. 上述采矿集团提供经营大规模采矿业务所需的技术专长，提供安盟所缺乏、而福里斯特的公司所能提供的技术。这方面的业务之一是塔祖阿矿场的 Raiar 项目。

157. 主要的开采是在宽果和沿岸的三个主要地点由人工进行。安盟根据若纳斯·萨文比与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之间的协议，从扎伊尔引进了劳工。1996 年初，安盟拥有一支人数约为 100 000 的矿工队伍为它工作。每一组工人有一名安盟士兵控制，该兵士获取安盟的 50% 的砂砾份额，并从工人的份中抽取较好的钻石。

158. 在 1997 年之前，由宽果采矿公司经营的更技术性的开采作业是 Muangai 项目。从南非和纳米比亚引进的潜水小队有系统地从河上的跳板采掘宽果河床的钻石。

159. 格拉索尔公司也在宽果各处的供应办事处从安盟矿工手中购买钻石。据专家小组报告，安盟通过对所有商人经手的货币和钻石以及进入宽果的所有其他货物征税，以此尽量扩大其收入。安盟还管理宽果境内的汇率制度，从中获利。所有业务经营都是为了使安盟得到最大的收入，所有的投资都来自安盟的合伙人，在 1999 年之前，安盟对主要矿区拥有管制权的时候一直采用上述模式。

160. 安盟通过其经营钻石的机构自然资源部出售它的钻石产出份额。自然资源部从 1996 年起在卢桑巴和安杜罗举行拍卖会，在卢萨卡和平进程期间，钻石采购者飞到上述两地，出价购买一包一包的钻石。据说上述拍卖制度仍在运作，但规模较小，并且在安哥拉以外的地方进行。

161. 安盟在卢桑巴还招进了其他参与者，出让较小的矿场，以换取支持。德德克尔兄弟就拥有这样一个矿场，宽果采矿公司也具有相同的双重角色，既是钻石中间商，也进行开采，不过开采的规模要小得多。它们与安盟以上述同样的办法分成，安盟获取至多 60% 的钻石。

E. “沃森”的真实身份

162. 机构已确悉，以“沃森”为名的中间商（他在专家组报告中的名字是罗尼·德德克尔），实际上是弗雷德·林德尔，他以前是南非国防军的一名军官。机构将几个男子的照片带到安哥拉。班杜阿将军曾说“沃森”是德德克尔氏的一个兄弟，当问他是否能认出照片中的人谁是“沃森”，他毫不犹豫地当着证人的面认出林德尔就是“沃森”。他没有认出罗尼·德德克尔，而专家组的报告则将他认作是“沃森”。监测机制接受林德尔就是“沃森”。

163. 监测机制与林德尔进行了接触，他承认与安盟有业务来往。专家小组关于德德克尔与安盟的钻石交易叙述成立。据林德尔所述，弗雷德·林德尔和德德克尔兄弟于 1993 年建立了与安盟的钻石交易，销售安盟的约三分之一的钻石。萨文比将钻石交给林德尔：德德克尔兄弟对钻石估价并陪伴他，林德尔再带着钱和销售文件返回。如德德克尔兄弟以前公开承认，这些钻石卖给了安特卫普和特拉维夫的德比尔斯钻石购买处。

164. 专家组的报告将“沃森”认作为选举后爆发的战争中安盟的主要武器交易商。林德尔否认他为安盟进行过武器交易或军事援助。监测机制认为，还需要对“沃森”的作用做进一步调查。

165. 1997 年 10 月，宽果采矿公司和德德克尔兄弟都撤出了卢桑巴，当时联合国进入了该地；不过，直到 1998 年 8 月，安盟继续在卢桑巴以北的卢雷莫一带进行采矿作业。在联合国以安全理事会第 1173（1998）号决议对钻石贸易实行制裁的六个月之前，安盟完成了转交其最引人注目的矿业资产的过程。但是，正是这些业务给安盟提供了财政基础和资产，使它得以继续购买军火，并在安哥拉境外保持一个代表网。如果早一点实行制裁，会有助于防止或缩短战争：提前很多

时间作出警告使安盟得以匿藏起它的钻石作业和资产并给它的更多的时间重新武装。

F. 安盟的目前的开采业务

166. 从收入角度来说，宽果时代是安盟采矿业务的鼎盛期。安盟撤离宽果后，又展开了一个类似的、但规模较小的工业开采项目——宽扎项目，不过安盟发现很难为这些矿场找到投资。1999 年，安哥拉武装部队重新占领该地，拆除了那里的重型采矿设备。宽扎地区既有击冲沉淀岩层，也有金伯利岩层，安盟在该地区开采，据说使用的是从安盟控制的村庄空运来的强迫劳动力。这些矿场给安盟提供的收入不如宽果的矿场；根据已收集到的数据，这些钻石价值为每克拉 105 美元。

167. 其他地区的金刚石从前，并且现在仍然提供更高价值的钻石，价值可达每克拉 300 美元。监测机制确信安盟仍然掌握钻石矿场，并且仍然拥有钻石库存。安盟仍然拥有的最重要的矿场（至少从钻石价值来）也许是广阔的 Mavinga 勘探区，那里的钻石被定为每克拉价值 300 美元。

168. 尽管政府军的挺进将安盟赶出了一些矿区，并使叛军难以维持比较大的采矿作业，但安哥拉武装部队方面认出了安盟在 2000 年 11 月之前所占据的钻石产地。安盟的开采规模不得而知，但据认为，开采受到军事局势的限制，另一个限制因素是安盟不能控制大量的劳动力。

169. 据说安盟正在马林巴库科诺地区（威热省）（北隆达）采矿，该地区是在南隆达上希卡帕地区以北，这个地区在查森吉以南。它仍然控制着卢雷莫以上、宽果的一个地区，该地区有质量较低的钻石。安盟还从在卡塞河上开采的小矿主“garimpeiros”手中购买钻石；卡塞河位于同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的边境。25 年来，安盟掌握了安哥拉的地质和勘探图，使它能够找到可能的矿区。国际刑警组织对安盟可能拥有的简易机场作了分析，结果发现，每个机场都接近安盟的一个采矿场，说明安盟的后勤与钻石交易之间仍然存在密切联系。

170. 据说，安盟使用的是一支流动的扎伊尔“garimpeiro”挖掘队伍，这些挖掘者为安盟进行开采之后仍然留在安哥拉。目前尚没有对这支挖掘队伍的估计作出人数，但是其中的一个小组据悉有 16 000 人。监测机制还注意到，在两年前从叶特威尼的钻石矿场被抓走的人质中有一名地质学家和一名采矿工程师。安盟从重未澄清上述人士的命运，但是被抓获者的家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利用他们为安盟的采矿业服务，因为安盟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技术专长。

G. 安盟钻石生产的价值

171. 目前尚不能对安盟 1999 年和 2000 年钻石生产的价值作出估计，但是，1999 年的价值几乎肯定大于 1.5 亿美元。这一广为传播的估计出自于以下想法：市场

上将出现较大的供应；在制裁以前关于安盟钻石生产价值的估计依据的则是钻石业的情报。自执行制裁以来，关于安盟钻石交易的价值信息已转入地下。钻石业的部分人士完全知道，安盟的钻石并不是（据有些人士说，从来不是）主要在市场公开交易，这些钻石直接卖给钻石加工者，并且可能由收购者储存起来。这些交易永远不会在世界市场上显示出来。

172. 不过，安盟大量生产钻石的能力已经由于军事局势受到严重影响，安盟2000年的产量完全有可能低于1999年，因为安盟丢失了一些矿场。不过，安盟可以通过交易其储存的钻石来弥补较低的生产。根据对安盟储存的专业性估计，安盟可能拥有少量、但高质量的储存，主要是价值较高的钻石。可以注意到的是，安盟已经将安哥拉的至少三个最有价值的地区作为开采对象，这三个地区是宽果、马朗吉和马温加。安盟的确拥有安哥拉的地质图和勘探数据，并时有时无地进行钻石勘测。问题不在于安盟是否拥有钻石，而是它能否轻易地将钻石运到市场。开采和储存高质量钻石的战略将确保安盟总能找到购买者。

H. 安盟钻石交易

173. 安盟有一套长期存在的钻石贸易制度。这套制度于1980年代设立。当时，安盟干部接受De Decker兄弟给钻石定价的训练。安盟自然资源部及其钻石开采和贸易部门现在和一向都由若纳斯·萨文比基地直接控制。专家小组报告揭露了“Karrica”所扮演的角色，监测机制已获悉有关安盟钻石贸易制度运作的更多情况。

174. 在安哥拉境外，自然资源部的主管是Moses Dachala “Karrica”，和Joao Katende, “Jo Prata”。“Karrica”和“Jo Prata”都是受过训练的钻石定价人，也是安盟的钻石交易谈判者。他们认识所有买主。没有这两个人，安盟对外钻石销售结构就会陷于混乱。据说，“Karrica”是安盟钻石部门的对外主管：“Jo Prata”是自然资源部部长。在安哥拉境内，自然资源部有两个副部长，据说他们向“Jo Prata”负责。

175. 1997年，自然资源部对外‘总部’迁往西非，但我们知道“Karrica”和“Jo Prata”到各地推销钻石。我们注意到，2000年10月布基纳法索政府颁布一项法令，禁止从冲突区进口钻石和宝石。我们希望布基纳法索政府确保这批人不会在其国境内非法经营业务。我们注意到，政府已告知监测机制，“Karrica”“Jo Prata”和其他人在布基纳法索非法逗留，似乎没有过境前往他国。

176. 现有资料分析结果显示，安盟通过由自然资源部对外小组管理的三个完全不同的主要系统销售钻石：直接卖给钻石切割商和中间人，有时他们与这些人维持长久的关系；通过第三国的投标人；通过南非的小规模公开市场，从这些市场我们获得更确实的资料。

177. 直接卖给切割商的情况如下：安盟将钻石卖给小钻石商，这些钻石商从一系列国家收购非洲钻石，并与安盟的钻石商有联系。这些钻石商是规模较大的钻石切割商的代理人：钻石通过避税地从第一手商人转给第二手商人，钻石运到目的地时，其来源已被完全隐瞒起来。这个系统说明钻石的供应是按照一套协议进行的。鉴于许多报告都指出安盟销售钻石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还认为，钻石市场规模小的国家都会有钻石投机买卖。

178. 安盟矿区的钻石通过其他两个方法流出：经受雇于安盟的小矿工出售，他们从中获得利润。在安哥拉边界经常看见这些商人进行小规模交易。安盟仍有用钻石支付供应商的能力，通过维持其生计的后勤网络向市场推销钻石。后勤网络加强非洲钻石走私者与军火走私网之间的联系。

179. 关于安盟钻石贸易的其他资料很迟才收到，所以调查结果无法加以证实。与其他透明度较高的工业相比，收集钻石非法贸易证据的过程比较冗长和复杂。由于缺乏书面证据，该行业的统计尚未标准化，所以收集过程更加困难。如下文所述，还有许多私运钻石和洗钱的可能的方式。

I. 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关系

180. 刚果民主共和国前称扎伊尔，在安盟钻石行业中起重要作用。安盟成员似乎仍能通过金沙萨运送钻石。安盟有一个非正式网络在金沙萨运作，它的关系深入到南非境内。

181. 监测机制获得的资料说明主要商人向安盟收购粗金刚石，其中一些商人是德比尔斯公司的有名的客户。自 2000 年初开始，他们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边界购置办公场地和没有来源证的安哥拉钻石。这些报道尚须进一步证实，但由于消息来源可靠，此事已引起严重关注。

J. 与南非的关系

182. 南非钻石贸易方式存在主要是为了从该国的手工采矿区收购钻石。南非起码已成为 2000 年安盟销售钻石的另一途径。在南非拥有钻石或买卖钻石都需要许可证：没有许可证安盟自己不能直接出售钻石，但可以通过中间人出售钻石。我们注意到钻石销售登记需要填上卖主姓名、地址和关于钻石的详细说明。我们获悉，南非政府确实知道交易的进行，并且正在进行调查。关于南非境内钻石贸易情况的报道时有时无，在金伯利地区最少报道了一年。但实质性报道是最近才有的。

183. 最近组成的商人网络对南非境内的安盟钻石贸易起重要作用。商人网络的组成是以金钱为动机，而不是以政治为动机。这些商人是为了利润而与双方进行交易的。这不是旧的那一套以政治为动机的关系网。我们获悉，商人网络的目的是为安盟的业务创立新的秘密渠道，因为旧的渠道已被揭露。

184. 据说，安盟在南非的一个关键人物是 Mines Tadeu，此人现在住在比勒陀利亚。当 Isaias Samakuva 担任联合委员会的安盟大使时，Mines Tadeu 是 Isaias Samakuva 的政治事务助理。

185. 监测机制从具体的报告获悉，从安哥拉 Mavinga 租让地采掘的钻石是在金伯利出售的。Mavinga 租让地已割让给德比尔斯公司，但被安盟占领。据说，这些钻石与纳米比亚钻石难以区分，但它们具有类似的价值，每克拉为 300 美元。（宽多-库邦戈省许多地区已落入安哥拉武装部队的手中，截至 11 月底，军队尚须收复整个 Mavinga 矿区。）

186. 监测机制获悉这些钻石被运往赞比亚，并于合法输入南非之前，在赞比亚申请正式证书。但没有记录证明在 1999 年或 2000 年期间钻石从赞比亚——或除了卢旺达和乌干达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输入南非。这些钻石价值高，是安盟的宝石。根据一个消息来源，通过金伯利进行的钻石贸易，其数量和价值都增加一倍。安盟的钻石也在 Nolloth 港地区出售。但从地理角度来看，南非是安盟的一个比较容易进入的市场。

187. 正式输入南非的钻石数量少，每年价值约 210 万美元。我们分析统计数字后作出唯一的结论：安盟或安盟代理人把宝石偷偷运进南非，那里确实有一些与安盟有关的买卖正在进行中。

188. 检查南非粗金刚石的进口记录确实发现 1999 年 1 月 12 日有一批向南非进口的申报来自“多哥总统”，进口数量 587.89 克拉，价值 48 500 美元。多哥政府告知监测机制，多哥不生产钻石，根本不可能出口粗金刚石，多哥总统之名是被人滥用的。他已请南非政府提供所有有关该项进口的现有证件，以确定该项交易的来源。

189. 南非尚须执行《原产地证书》计划，它的根据是现成的一套完备的进口管制办法和法律。预期在最近的将来将有一套新的钻石法和钻石管制制度。南非与其他国家共同提出了一项关于钻石会加剧冲突的决议。2000 年 12 月 1 日，大会通过该项决议（第 55/56 号决议）。

K. 赞比亚

190. 赞比亚地质测量局只提供 1997 年和 1998 年的数字，不提供监测机制所要求的钻石出口详情。赞比亚提供的数字表明，1998 年正式钻石出口额仅为 6 253.33 克拉，是 1997 年申报交易量的 10 倍。申报价值仅为每克拉 77 美元。我们预期很快会收到 1999 年和 2000 年所要求的数据，因为上述数字没有解答我们的问题。

L. 卢旺达和乌干达

191. 监测机制收到的报道称，有人企图在卢旺达基加利设立一间钻石切割厂。由于钻石切割后无法辨认其来源地，如果设厂成功，对非法钻石的管制就会大受限制。据说涉案者与 Victor Bout 有联系。Victor Bout 在基加利有一个活动基地。

192. 根据 1998 年末在安特卫普的第一次报道，有少量钻石源自卢旺达和乌干达。当时，有人看到钻石商在乌干达部队的保护下出没于基桑加尼。我们还注意到，根据记录，去年有少量钻石从卢旺达和乌干达运进南非。卢旺达和乌干达都没有钻石矿区，据知也没有发现任何钻矿。许多的这些钻石平均价值极高——每克拉 450 美元，所以人们对它们的来源产生怀疑。但是，这些钻石可能是来自基桑加尼的少量质量较优的钻石。极其令人关注的是，据报道，2000 年 8 月基加利发现数量更多的钻石。

193. 监测机制访问这两个国家时就钻石的出口提出问题。卢旺达政府告知监测机制，卢旺达没有钻石出口。其他来源告知监测机制，卢旺达是钻石商将钻石从基桑加尼空运到欧洲的一个途径。截至 2000 年 8 月，卢旺达和乌干达共同控制以基桑加尼为基地的七个“领有许可证”的钻石买主。基桑加尼是这些钻石的假定来源地。但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钻石每克拉平均价值甚高。

M. 追踪交易情况：钻石交易中心提供的证据

194. 安盟钻石交易情况说明了追踪越各大洲之间以及进入市场的非法贸易或冲突钻石贸易问题，也说明统计数字无法比较或不够完备，难作监测用途。专家小组报告详细审查了安特卫普作为钻石贸易公开市场的作用，监测机制已贯彻执行这方面的工作。监测机制访问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主要钻石贸易中心——比利时和瑞士，以审查对钻石流动的管制。

195. 我们在比利时进行了两次访问，与比利时经济事务部、钻石界定、钻石高级理事会和外交部进行会谈。显然所有有关机构都相当谨慎地实施联合国制裁。比利时政府已告知监测机制，它正在继续研究能否提出一项对在比利时领土以外地区犯罪的比利时国民提起公诉的法案。一个内阁工作队正在从事钻石部门的工作，以增加钻石部门的透明度，以及就有问题的领域交换信息。有些国家的钻石可能与安盟的钻石混杂在一起，对从这些国家进口的钻石已作了大量的分析。

196. 1999 年，安特卫普钻石贸易中心进口的粗金钢石价值为 100 亿美元。流进钻石办公室的所有钻石和钻石包裹都经过检查，以确定是否符合进口程序。钻石办公室已制订了一份钻石贸易监测一览表，其中列出了 15 个“性质敏感”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钻石可能包括安盟或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生产的钻石。钻石办公室保存关于这些“性质敏感的钻石进入安特卫普的详细资料。海关收到包裹后对这些钻石和可疑的钻石包裹——即来源地不明的包裹或与申报不符的包

裹进行检查。当然，混杂的钻石或原产地不明的钻石包裹的来源无法追寻；钻石办公室对钻石贸易进行了五个月的研究。这些钻石占这五个月的交易额的 30% 以下。这种钻石包裹也受到严密的检查。钻石商必须尽可能申报钻石的原产国。

197. 漏洞仍然存在，但有些漏洞却非任何单独一个国家所能控制。想向安盟收购粗金钢石的钻石商有几个可选的办法：他们可以将货物私运到切割中心；或者通过检查比较松的途径——切割中心或管制不严的国家，或通过避税地进口钻石。例如，钻石进入欧盟后，只需要进出口统计报告，就可以进入比利时，不需要进口许可证。有大量钻石从欧盟国家进入比利时，这些国家包括联合王国，这是最大的一个进口国。2000 年中进口的钻石价值达 2 550 亿美元。其他欧盟国家也向比利时进口粗金钢石，但规模较小。监测机制获悉，来自安哥拉的钻石是私运到葡萄牙的，但是这些钻石是否源自安盟却未为人知。通过公开市场和避税地进行交易使洗刷钻石交易赃款更加容易。

198. 在欧洲、瑞士免税区域 Freilagers 是进入切割中心的一条主要途径。通过瑞士流动的大多数钻石都源自德比尔斯公司。2000 年，该公司向联合王国出口价值达 11.9 亿美元的钻石，并为了纳税目的，再通过瑞士重新出口。这样造成的一种反常现象是：在联合王国据称差不多所有进口的钻石都来自瑞士。英国政府已要求德比尔斯公司申报钻石的真正原产地，但它尚未这样做。由于德比尔斯钻石贸易公司的存在，联合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粗金钢石进口国。

199. 德比尔斯公司钻石在免税区和切割中心之间流动，然后经过瑞士。这种情况引起了瑞士制裁小组的关注。制裁公司表示必须保证冲突钻石不会通过瑞士流往他国。目前，德比尔斯公司保证不会从冲突区收购钻石，但监测机制发现，虽然德比尔斯公司已关闭了它在非洲的收购办事处，但安特卫普和特拉维尔的 Diamdel 办事处仍然开业。据称，这些办事处购买的粗金钢石源自俄罗斯联邦。由于钻石流动途径很多，外部无法证实德比尔斯公司的说明。

200. 在瑞士免税区，钻石可以重新分类，与新的包裹的钻石混杂在一起，然后再输出。但是，在免税区内不能切割钻石。目前有 20 间公司的总行设在日内瓦机场的免税区，在苏黎世也有类似数目的公司。目前没有义务登记原产国。瑞士是切割中心之间的中转站，也是通往其他免税地的中转站。

201. 目前，钻石从免税区进出须经海关检查，来自安哥拉和塞拉利昂的没有来源证的包裹会被没收。瑞士政府具有联合国观察员地位。它已通过并执行联合国关于安盟的各项决议，并设立制裁小组以监测遵守情况，从而加强管制钻石经 Freilagers 流动。瑞士当局也像比利时一样，制订了一份监测“性质敏感”国际的一览表。这些国家的进口都须接受检查。在这两个国家，钻石包裹可被拘押，以便作进一步的检查，从而更好地确实可疑包裹的真正来源。

202. 对某国钻石不了解的人很难通过实际检查辨认其原产地。

N. 统计资料提供的证据

203. 来自瑞士和若干钻石切割中心——比利时、南非和以色列——的统计资料表明，通过比较统计数据来追踪非法钻石贸易是不可能的，并表明正在使用不同的顾客代号来对钻石作出说明。鉴于安盟现在使用的销售其钻石的方法，统一的统计资料将有助于参与追踪冲突钻石贸易的人对类似的情况进行比较。目前正在通过指定全球原产地证书的计划进程来处理这一问题，但尚未这样做的钻石中心可采取行动，确保统计资料可以比较并予以公布。

204. 比利时钻石办公室有着最详尽的统计记录，但当局并不存幻想地认为进入安特卫普的钻石所申报的原产地都是正确的。这是有其理由的，而这些理由未必与冲突钻石贸易直接有关：鉴于钻石通过避税地而大量流动，这种贸易大多可能与税有关。例如在 1999 年，价值 560 万美元的钻石从开曼群岛进口到安特卫普。在开曼群岛或许未记录这些钻石的原产地。

205. 非洲境内大量的手工采矿是其原产地被误报的钻石的另一个来源。这些钻石中有许多是越界走私的，这有时是因为原产国没有官方的收购结构。来自非洲国家的进口统计资料的变化是难以解释的。官方的生产统计资料可能有很大的遗漏，而且官方的出口记录可能难以与从各国进口到切割中心的申报资料相符。就无论是由安盟或其他人从安哥拉走私运人的钻石而言，开始确定贸易的唯一方法是注意钻石克拉平均价值的变化。在冈比亚已注意到这种变化，那里的克拉价值已上升到每克拉 287 美元。

206. 在检查安盟提出的钻石贸易报告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种贸易正在被精心地加以掩盖。安盟与切割商的直接联系，以及将钻石走私运入管制较松的市场，都意味着这种贸易很少会在官方统计资料中显示出来。因此我们断定，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在本报告中充分分析钻石贸易统计资料，将不会提示多少有关安盟目前钻石贸易的情况。

0. 原产地对来源：必须执行原产地证书制度

207. 目前，钻石办公室可得到的大部分资料涉及钻石的来源，即有关最后处理待售钻石的国家的资料，而不是涉及在其中开采钻石的国家。拟议的原产地证书计划应确保表明未加工钻石的真正原产地和来源，并解决上文概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钻石通过避税地的流动。这种流动还将使关于世界生产的统计资料得到很大的改进，而由于钻石的原产地被误报或通过多处避税地流动，这种统计资料现已变得模糊不清。

208. 监测机制进一步审议了非法钻石流动的问题，在这种流动的掩盖下，叛乱运动进行的冲突钻石贸易目前可能得到了掩盖。如同对安盟钻石销售的分析所述，监测机制无法确定这种与安盟有关的贸易的价值或额度。对非法贸易的一种估计确定，其额度高达世界未加工钻石年产量价值的 20%。安盟是最大的非法钻

石生产者之一，其钻石产量高于许多国家。它日益减少的份额将会减缓非法钻石问题。钻石证书计划只能通过处理一般的钻石走私问题来处理冲突钻石问题。

209. 显然，原产地证书制度或纯粹的“指出其名使之感到羞耻”的做法，都无法制止经销商向安盟收购钻石。安盟与尚未公布姓名的经销商之间有着长期的业务关系，因此，在安盟拥有钻石可有助于这些行动者打进较高级的一部分市场时，这种关系显然会继续下去。

P. 安哥拉单一渠道收购系统

210. 2000年1月，在专家组报告提出批评之后，建立了安哥拉单一渠道收购系统（收购公司），用以处理对安哥拉钻石流动缺乏控制的问题。监测机制曾两次访问安哥拉，检查正在落实的各种制度的性质，并听取当局关于执行工作的详尽的情况介绍。然而必须进行后续工作，以证实当地的做法有效，由于没有时间，监测机制未能访问收购办公室。

211. 收购公司现已进入其业务的第二阶段，即对小矿主和经销商实行控制。现在由“钻石检查和安全特别机构”系统批准所有收购商的执照，这种执照的有效期限仅为三个月。现正在使该系统计算机化，使所有贸易都有详尽的记录，并使当局能检查任何经贸易的钻石原产地以及销售商的详情。我们获悉有人企图挑出安盟未加工钻石。

212. 现正在向有执照的采矿者提供部分的采矿租约，以期制止非法采矿。同样，采矿者还正在获得执照，并在开采其租让地方面得到援助。这将处理人工采矿区两个最艰难的问题，即消除助长钻石原产地不明现象的层层中间人，并使钻石区域实现稳定。

213. 罗安达境内所有的官方收购办公室都已关闭，收购公司是现在允许进口大量美元的唯一商业实体，以便防止将罗安达用作钻石走私中心，并确保非法收购商无法得到购买钻石的现金。

Q. 安盟的金融网络结构

214.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173（1998）号决议进行的对安盟金融网络结构的初步调查证实了监测机制收集的资料，并显示了对叛乱分子实行制裁后建立的安盟新的金融结构的轮廓。安盟是否维持着除钻石储存之外的大量资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充分的专业调查才能予以回答，但作为一种逻辑，安盟必须维持或有能力定期地调动安哥拉之外的一些资产，用以资助安盟在海外的家属、代表和积极分子，而更重要的是支付供应行动的费用，包括租用飞机。同样明显的是，安盟的金融资产不但是通过非洲国家而且也是通过欧洲国家流动的。

215. 尽管一些供应商无疑地接受以钻石作为支付手段，其他供应商则希望通过较正常的途径支付，要求安盟或其经纪人能开设银行帐户。以钻石支付的办法在

假定存在的安盟供应商与安盟所付款项之间造成了一条自然的捷径，而这一部分资产的踪迹将必须通过其他途径特别是查明经纪人和交易才能查出。

216. 由于缺乏有关安盟资产和成员的可查阅和经证实的资料，会员国对安盟资产的调查工作遭到了严重妨碍。调查的重点是联合国以前的安盟高级成员和家庭成年成员名单上的安盟成员的个人帐户。调查的目的是确保资金不致落入安盟手中。在追查到银行帐户时，会员国冻结了这些帐户。冻结的帐户内存款不多，葡萄牙的情况就是这样。

217. 由于制裁和其后的调查的结果，安盟的传统网络结构不得不限制其活动。监测机制获悉，它们避开了在葡萄牙和法国的较年长的有名声的安盟成员如 Isaias Samakuva 等人，而看中了较年轻的名声较小的安盟成员，并建立了新的商业网络结构。有可能时，安盟将它的商业和金融网络与它的较引人瞩目的活动分开，以确保政府的调查不致损害与安盟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

218. 事实上，追踪隐蔽的金融作业是困难的。资金的电子转帐和汇兑控制的放松，使不受到怀疑的交易更加难以追踪。然而，现在有着一种先前已存在的可有助于追踪与安盟有关的资产的金融文书，这就是关于洗钱问题的《巴塞尔条约》。

R. 旨在提高制裁执行工作效能和效率的措施

219. 监测机制已收到了一些国家有关为提高对安盟制裁的效能和效率而采取的措施和主动行动的资料。

220. 监测机制认识到，某些国家已经建立了结构和机制，用以制订旨在实施和（或）监督执行工作的适当政策。此外还已落实了从建立工作队到其它类似系统的业务措施。

221. 作为一个实例，保加利亚当局进行了一项范围广泛的研究工作，其目的是明确各种方式，以提高制裁执行工作的效能和效率。在研究之后，已采取了旨在加紧控制出口的一系列立法措施。

222. 监测机制认为，尚未制订措施以提高其执行联合国对安盟制裁的工作的效能和效率的国家，应采用迄今已发展的各种良好的做法。

223. 监测机制借此机会感谢比利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府进行了宝贵的合作。监测机制还表示感谢在执行任务时它得到了刑警组织的特别援助。

十一. 建议

224. 监测机制建议，为了认真地采取针对安盟的措施，安全理事会应审议对被发现故意违反这些措施的国家的政府实行制裁。

225. 监测机制赞同专家组的建议，并提出如下建议。

A. 关于武器和军事装备

226. 武器出口国应加强其关于武器出口的制度，特别是核查有关文件的真实性和签发国。

227. 武器进口应遵守适当的立法，并应通过一种可明确确定所有有关机构和官员责任的机制予以管理。此种制度应包括一些条款。用以直接指定受权签署最终用户证书的官员。

228. 应为必须合法获取武器的最终用户证书的格式提供标准的支助系统和充分的安全，以阻止或防止伪造此种文件。

229. 政府应考虑通过指定武器出口和进口方的联络当局，或以其他认为是适当的方式制订各种制度，以便迅速交换资料，并核查最终用户证书的有效性。

230. 国际社会应充分支持西非经共体的暂停和南共体的控制轻武器行动计划。

231. 应设立从事武器进出口的居间公司/经纪人登记册。

B. 关于旅行和代表性

232. 制裁委员会应不断更新联合国安盟高级官员及其成年家庭成员名册，作为执行这些制裁的重要手段。为此目的，秘书处可按照委员会发布的准则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向委员会提供更新工作所必需的资料。

233. 应鼓励各国政府将该名单向有关部门广为散发，并建立一种制度，以确保充分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制裁。

234. 西非经共体和《申根协定》的缔约国应查看安盟滥用其结构的问题，以期堵塞现有的漏洞。

C. 关于钻石和金融

235. 会员国应尽量不拖延地考虑执行原产地证书计划。应援助那些缺乏执行这一制度的技术资源的国家建立这种制度。这将既保护合法的工业，又开始澄清非法钻石问题。

236. 应通过向钻石收购商发放执照的办法支持原产地证书制度，以便更密切地从矿区到市场追踪钻石收购情况。可将收购公司视为进行这件工作的模式，并应监测它的效能。我们进一步建议，世界钻石理事会可参与建立此种系统的工作，以便使全世界的经销商证书标准化。

237. 钻石生产国有关的部应概述其矿区的生产情况，详尽记录每个矿区生产的钻石的特性。有了这种记录，就能与可得到的数据进行比较，从而比现在更确切地对其原产地有争议的待售钻石进行核对。这对于冲积钻石有为紧迫。

238. 钻石中心应紧迫地将其统计资料及顾客代号标准化，使当局能监测非法或冲突钻石的流动情况。钻石当局不妨考虑尽早召开一次会议来检查这一问题，并检查比利时制度。

D. 关于运输

239. 会员国应考虑对使用“方便旗”的操作员实行严格控制。因此，如果飞机操作员希望使用某个国家作为基地，该国就将成为指定的登记国。

240. 应注销违反制裁者的飞机的注册登记。联合国应长期维持违反制裁的公司、个人和飞机的国际清单，并将其提供给出口武器的国家。

241. 会员国应考虑制订立法，管制租用用于运输武器的飞机。这些措施和条例应包括责成合同伙伴禁止违反安全理事会禁运而输送装备。

242. 政府应考虑注销被发现违反安全理事会制裁的飞行员的执照。

243. 国际社会应考虑在必要时协助会员国获取用于管制国家或区域空间的设备。

E. 维持制裁的效能

244. 由于认识到如果国际社会不提高或继续保持警惕，就会影响安全理事会对安盟的制裁的作用，监测机制建议请制裁委员会主席就为后续本报告所载的各项结论和建议而采取的行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245. 监测机制进一步建议，安全理事会应考虑确保建立一种可持续监测制裁执行工作的制度。

十二. 结论

246. 如监测机制临时报告所指出，它工作的第二阶段的重点是收集额外的资料，并核查它在访问若干国家期间以及通过与许多政府、个人和选定的组织的接触而已经收集到的资料。监测机制的成员十分感谢我们在进行工作时得到的合作。

247. 尽管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仍然集中了努力，力图编写一份尽可能准确、客观和完整的报告，使制裁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能更明确地评估对安哥拉制裁工作目前的执行情况。

248. 为此目的，我们发展了一种方法，用以进行有系统的调查，评价不同的资料来源，建立关于所采取的行动的模式和先后次序的数据库的参考资料。我们还得以与直接与安哥拉问题有关的会员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

249. 在这方面，我们的建议的目的是改善对安盟实施的措施的执行工作。

250. 毫无疑问，这些制裁与安哥拉武装部队进行的军事行动以及国际社会的警惕一起，正在挫伤安盟发动战争的能力。但是难以多少确定地对这一判断的正确程度作出评估。

251. 然而，由于尚未实现和平，国际社会不能对安哥拉局势置之不理。只有加紧控制严格地遵守制裁，才会有助于在某个时候迫使安盟充分遵守它已背叛的和平进程。

252. 安哥拉境内的和平也将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拉利昂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在那里正在作出很多的努力，以便制止已经使这两个国家遭受蹂躏的冲突。

253. 我们已考虑到，在涉及这些冲突的武器、钻石经售商和空运运输工具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因素。如果看到出现从与死亡、破坏和贪婪中牟利的有组织犯罪行为有关的相同的姓名、公司和活动，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些因素没有国籍，没有任何忠诚可，今天可在安哥拉看到，明天就可在其他某个地方看到。这已成为国际社会必须紧急处理的一种日渐常见的现象。

254. 在尚待进行的调查和核查我们要求得到的重要的资料方面，仍然进行很多的工作。这种新的资料可补充或填补一些空白，但无论如何，这将不会明显地改变我们正在描述的安哥拉境内的情景。

注

¹ 本报告中提及的安盟，均指由若纳斯·萨文比为首的安盟。

